



歴史綱鑑

二十之



リ 8  
744  
11





門リ伊8  
744  
17



皇鑑起田了凡先生編纂古本歷更大方綱鑑補卷之二十一

○唐紀

太宗皇帝

諱世民高祖次子也母竇氏生而不營芳  
辭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名之為人聰  
而能屈節下上其年十八舉義兵勸封秦王唐得  
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反為所整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前  
壽五十三○帝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功  
德兼隆由漢已來未有也惜其好尚功  
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愆德多矣

○貞觀元年正月宴群臣

太宗為秦王破劉武  
周軍中作此樂曲舞  
用樂工百二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後更號神功破  
陳蔡自觀七年更名七德舞蓋取左傳有七德之義

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

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敷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

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制諫官陪宰相入閣議事○

田漢已來  
天之有  
秦破陳蔡  
太宗不悅  
志不  
文武之  
各隨其時  
諫官陪宰  
相入閣議  
事

唐六代二卷

三品以上入閣議



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胡致堂曰**

有失輒諫諫官諫此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宜持是

**尹遂昌曰**

夫官以諫為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幸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

**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

**為斷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久矣宜有以易之裴弘獻請改為加役**

信於天下  
忍小忿而  
信大信

**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

**立文莊曰**

按謂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其失正與張釋之同其所

**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倉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

賜絹愧長  
孫順德

**丁南湖曰**

長孫順德乃無忌之族叔椒房至戚則當議親又高祖所素







論周秦修短  
問唐太宗  
與蕭瑀論  
周秦修短  
如何

太宗於是  
宋言  
此周秦之  
所以興  
湯武所以  
為仁義

懷道獨言  
不可  
當時何不  
自諫

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綱以蕭瑀為左僕射○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

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

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

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范華陽曰○太宗於是失言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取之以

此周秦之所以興也太宗以湯武征伐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

人乃所以為仁義也其曰取之或可以逆亦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

而可也

綱山東皇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書美卹民也太宗可

綱九月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他官參預朝政

部自外郎即懷道曰煬帝幸江都懷道獨言不可上曰卿以懷道為賢當

時何不自諫對曰臣前日不居重位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仕世充

位不卑矣何亦不諫對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然則何以至於其

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丁南湖曰○他官參預朝政以並宰相之權制也殊恩也杜淹乃

綱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自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

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

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

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

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

綱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自時青州有謀反者逮捕

蒲嶽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止坐其魁首十餘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

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

仁恕為本豈可有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邪萬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

一言勝十  
萬之師  
按獄善則  
治獄當以  
仁恕為本



囚之罪亦所願也。及勅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曰：上好騎射，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伏伽為諫議大夫。

○曰：神采英毅，群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綱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鑑隨世選，八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

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爲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序，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百官志曰

初太宗嘗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

丁南湖曰

此四時選士之始也。隨闕注擬，人以爲便者，累代皆然。可謂

○曰：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書法

書不至，何羨子翼也。子翼亂則進，治則退，君爲美之，子翼親逢

先

每

五

劉四  
人不恨  
子翼  
不仕  
先

吾以此  
天下賢  
官在得  
不任多

惟公平恕  
無枉請就死  
伏伽諫  
爲社稷生民  
之計也  
夫走馬射的  
乃少年諸王  
所爲  
非今日天子  
事業也  
既非所以  
安養聖躬  
又非所以  
儀刑後世  
臣竊  
爲陛下  
不取  
上悅  
伏伽  
爲諫議  
大夫  
神采英毅  
群臣進見  
者皆失舉措  
上知之  
每見人  
奏事  
必假以  
辭色  
冀聞規諫  
嘗謂公卿  
曰人欲自  
見其形  
必資明鏡  
君欲自知  
其過必待  
忠臣  
苟其君  
懷諫自賢  
其臣阿諛  
順旨君既  
失國臣豈  
能獨全如  
虞世基等  
諂事煬帝  
以保富貴  
煬帝既弒  
世基等亦  
誅公輩宜  
用此爲戒  
事有得失  
無惜盡言



御史李乾祐為侍御史

天子以四海為家

不肖皆盟

得侍臣

御史李乾祐為侍御史。○目御令裴仁軌私後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

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

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

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今有東西之異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

賜之。○鴻臚卿鄭元璠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

今突厥民饑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勸上乘間擊

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

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戊子二年三月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及尚書議之。○目上以岐州刺

史鄭善果犯罪與囚同引見詔自今三品以上有罪聽于朝堂俟進止

胡寅曰太宗待侍臣以禮之道。然設有詭譎必欲面訴而

關內旱饑赦天下。○目時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

卷積卷

太宗勅卿

民愚

太宗有志

於民

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

暗啞天養糧莠者望嘉穀。極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

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

下又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

發明太宗是時君德清明勤郵民愚每有饑旱輒書於冊去夏嘗詔山

紀其災也下書歲內雖亦然。

鑑突厥頡利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邇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

猶言中華。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

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

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天常少卿祖孝孫奏唐雅樂。○目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為梁

陳之音多為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

祖孝孫奏  
雅樂  
擬唐祖孝  
孫進雅樂  
表

九國益甫

六

政刊



問唐太宗  
與往魏論  
樂何如

梁任人  
不任聲言

聖人養  
正而樂和

禮樂行本  
有文

先王守禮  
樂之

太宗樂於  
非聖人  
禮樂行本

十一曲十二和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

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

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

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

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

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誠

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温公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正而樂和

有文中和者木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大本嘗

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

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丁南湖曰**惟薛王食故周禮天子飯有八品。儲有百二十品皆以養生

綱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上曰比見群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

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更焚

連理木者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嘗有白鵲巢於寢殿之上合歡

如腰鼓。合歡會合歡適也。山堂考索曰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

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昏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

於野外。發明書不得表則有拒之意亦以未

天少雨李百藥上言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

太宗御絕  
發與縱亂  
瑞在傳書  
於寢殿之  
上

太宗御絕  
發與縱亂  
瑞在傳書  
於寢殿之  
上



祖尚不執文武

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突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邊塞乎？

齊文宣帝何如人

十月，後瀛州刺史盧祖尚上以祖尚才兼文武，命鎮交趾。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自有青州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刺史，不肯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祖尚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祖尚曰：然鄉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陰徵答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為之霽威。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霽者止也。上嘗得佳鵠，反自臂之，望見徵來。

魏徵志回人主意

移上亦為之霽威。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霽者止也。上嘗得佳鵠，反自臂之，望見徵來。

徵死懷中

徵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嘗謂告上家，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徵明事不避難，臣之節也。祖尚受命鎮撫交趾，而復悔，堅以疾辭，故書錄而不去其官。

五花判事

十一月，以王珪為侍中。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察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至是，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嗜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中書機要之司

上嘗謂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

上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



漢世尚經術

桓公無罪於郭公

孝孫雅士

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取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然以法律此治化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目上問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盧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

按國語齊桓公之郭問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則賢君也何至於此父老曰善善而不能則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

袁了凡曰太宗納盧江王瑗之姬善玉珪之諫而遂出之帝之出之也蓋亦思之乎夫巢刺王妃實任也何有於盧江而帝弗之思也珪亦弗之思也

目上使祖孝孫教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等當竭忠直以事我乃為孝孫游說耶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

公等勿為私曲邪上默然而罷明日謂之齡曰自古納諫誠難朕昨責二公至今悔之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

詔舉堪為縣令者目上曰為朕養民唯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目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為何患不發奴告主者斬之目上曰比有奴告主勿受仍斬之書法特筆也太宗此詔其關於風教大矣故謹書之

何必使奴告之耶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書法特筆也太宗此詔其關於風教大矣故謹書之

己丑三年春正月耕籍東郊

○綱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目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隋才授任比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范華陽曰太宗善宰相以水賢而不使之親細務可謂能任相以其職矣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太宗能任相以其職

太宗能任相以其職

職矣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七



宰相受詞 有互說

胡致堂曰：宰相而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爲不可。雖賢如房、

高祖、太宗、高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宗、末帝、

上又嘗謂玄齡等曰：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處廖立、李嚴於南夷，亮

房、杜、謀、斷、相、資、心、術、

引援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坊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太宗不沒 人善 知樂故存 其方 魏徵長畫 底節

目玄齡監修國史，上五之曰：漢書載子虛、上林賦，則如作浮華無用。其上

魏徵不存 形亦 君臣同 是謂一體 君臣且相 與畫說 魏徵直爲 貞臣

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時從與不從皆載之。胡致堂曰：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爲是，而後人之善使後世有勉而從之，以收益身之用乎。

魏徵直爲 貞臣

帝益親魏徵，徵自以爲不世之遇，乃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或告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衰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驚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魏契、臯陶，稷名棄，姓姬氏，契音薛，姓子。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殷紂臣，皆以忠諫死，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

魏徵直爲 貞臣

臣。所謂良臣，龍逢、比干，殷紂臣，皆以忠諫死，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

魏徵直爲 貞臣

臣。所謂良臣，龍逢、比干，殷紂臣，皆以忠諫死，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

魏徵直爲 貞臣

臣。所謂良臣，龍逢、比干，殷紂臣，皆以忠諫死，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

魏徵直爲 貞臣

臣。所謂良臣，龍逢、比干，殷紂臣，皆以忠諫死，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



忠良一節 臣上悅賜絹五百匹

胡致堂曰

忠良一節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未有優於良而短於忠者

魏徵高房

魏徵高房分別

袁了凡曰

未子與雷丞相書朝士有不願為忠臣之說故之矣

魏徵曰

魏徵曰臣願為稷契比

臣且說何

臣且說何

人主兼聽

人主兼聽則明

人主兼聽

人主兼聽則明

人主兼聽

人主兼聽則明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言事者多請上親覽奏表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范華陽曰

人主任賢則萬事治

魏徵曰

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歛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饒

人自斃其肉

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

出多門周天元

驕暴威福由之雖同為亡國齊主充劣也

魏徵曰

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

憚群臣之瞻仰

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

要願陛下慎終

如始則善矣

房玄齡王珪

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諫

曰二人素以忠

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

阿私今推之未

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

二人以忠

直被委任

此誠致治

之要

則萬事治

則萬事治

二王孰為

優劣



二臣也。上乃釋不問。發明綱目昔以房山為漢魏魏微參前朝政而分注其論治之要蓋以太宗治道之所以盛者亦

綱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宮。發明書以自徒為文而太宗尊奉惟崇之曲缺然可見矣

綱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發明在平人名今東昌府是也馬周客遊長安舍外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早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

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

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

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發明馬周立朝建明當時因號

綱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目上遣使至涼州。大亮有

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

意深重。昔見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後

大亮密表荀悅漢紀深博極政之體發明大亮密表帳鷹之事而綱目書以荀悅漢

紀賜之。夫漢史乃一史籍之微者耳。而特書于冊則大亮密表帳鷹之事而綱目書以荀悅漢

綱遣都督李世勣李靖柴紹薛萬徹為行軍總管。眾合十餘萬。皆受李靖

節度。分道出擊突厥。○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

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嘗痛心。今單于稽顙。朕幾可雪前恥。壬午

誅靺鞨使入貢。發明誅靺鞨北狄國名本號粟靺鞨姓太氏其先有舍利乞乞仲

號勃海王自是去靺鞨之號而專稱勃海。作榮死于武藝。立唐玄宗時拜為

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

非上策乎。

綱閏月。蠻酋謝元深等來朝。○遣使遠方。諸國來朝者甚眾。服裝詭異。

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發明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

國歸款。史乃集其事為

大亮密表荀悅漢紀深博極政之體發明大亮密表帳鷹之事而綱目書以荀悅漢

紀賜之。夫漢史乃一史籍之微者耳。而特書于冊則大亮密表帳鷹之事而綱目書以荀悅漢

綱遣都督李世勣李靖柴紹薛萬徹為行軍總管。眾合十餘萬。皆受李靖

節度。分道出擊突厥。○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

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嘗痛心。今單于稽顙。朕幾可雪前恥。壬午



丁南湖曰周武王雖以土命為後即以旅葵為戒蓋明王貴盛德不貴  
太宗而過場帝則此圖與  
裴炬之西域圖不異矣

天下主不  
得圖松故

獨濮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目相壽坐贓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  
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私恩則為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  
我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鑑更寅四年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惡陽嶺在山西  
東南即太夜襲定襄破之定襄唐之縣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

迎之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名將謀曰頡利雖敗其眾猶盛若走度磧北則  
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

韓信所以  
破齊  
唐儉重何  
足倍

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後  
脫身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遂大破突厥於陰山陰山北成之地東西千

太宗萬不

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重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范華陽曰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耻其  
名而受其後事不細古不足為後世法也

綱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目頡利敗走往依  
沙鉢羅設賴尼失部落沙鉢羅部名設其任城王酒宗引兵逼之使賴尼

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賴尼失舉眾來降漠南遂空上  
御順樓尋館之太僕○上皇聞之嘆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

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王  
置酒凌烟閣凌烟閣在陝西西安府城中唐太宗圖上皇自彈琵琶

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連夜而罷○目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

付託得人  
上皇置酒  
凌烟閣

九國監南



唐書臣議

此安邊之長策

西晉前事之明鑑

唐用溫彥博之策處突厥何如

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顏師古請真  
 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  
 有酋帥宜因其雜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國  
 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為之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溫彥博請準漢建武  
 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戎狄  
 人面獸心弱則請服疆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心  
 腹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故土○溫彥博曰王者之  
 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若救其死亡授  
 以生業教之以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人宿衛畏威懷德  
 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虜突厥降衆于幽靈諸州幽州即新津府今  
 靈武郡也今為靈夏衛屬陝西道其酋長皆拜將軍中郎將五品以上百餘人  
 長安者近萬家

類別內外

孔子美齊桓之功

太宗欲奪示天下

問唐滅突厥治議臣

區處之宜

顏師古李百藥魏徵

溫彥博之議各異太宗卒用彥博之策何

如林邑獻火珠

太宗欲奪示天下

修治洛陽

**范曄**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  
 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  
 朝廷徒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  
 不胥而為夷也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故乎

**胡致堂**曰顏師古李百藥之謀雖無大失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  
 先意承志不得為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  
 亦非人為乃天地之氣有淳正偏駁之殊也有教無類豈探緝華夏之  
 謂乎

**林邑遣使入貢**林邑南○**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  
 上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况  
 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胡致堂**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而興兵革幾於能然林邑來辭  
 則其合其寶而肆其慢也

六月癸亥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  
 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



張公論事  
有回天之  
力  
張公仁人  
之言

後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材力。何如隋世。陛下後。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後。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疋。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

隋文帝何  
如  
之  
隋文帝何  
如  
之

丁南湖曰。玄素為臺諫事。太宗諫修洛陽宮。至以築封煬帝為比。是真友則諫。魏德日聞。則諫。累疏危言。致使承乾遣戶奴。搥之。刺客伺之。而其直烈不肯少降。是真宮僚也。夫承乾下愚。不足責矣。太宗亦不能堅聽。而明年復修此宮。君子可不責其備乎。

隋文帝何  
如  
之  
隋文帝何  
如  
之

綱七月。勅百司。詔勅未便者。皆執奏。○繼上問房玄齡。請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博士傳餐而食。隋文帝每臨朝。或至日昃。未暇。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

臣

君以功人  
為明  
臣以任職  
為良  
君知人  
則賢者得行  
其所學  
行臣職則  
義勝矣  
臣不任君  
之事則惰矣  
此庶事所以  
康也  
若夫君  
天運於上  
而四時寒暑  
各司其序  
則不勞而萬  
物生矣  
不明之君  
不能  
知人  
故務察而多  
疑  
欲以一人之  
身代百官之  
所為  
故賢者不  
得行其  
志  
而持祿之士  
得以保其位  
此天下所以  
不治也  
是以隋文帝  
勤而無功  
其道而此得  
其道故也

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群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慮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恪職。茶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勅百司。自今詔勅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縱。不盡已意。

君以功人  
為明  
臣以任職  
為良  
君知人  
則賢者得行  
其所學  
行臣職則  
義勝矣  
臣不任君  
之事則惰矣  
此庶事所以  
康也  
若夫君  
天運於上  
而四時寒暑  
各司其序  
則不勞而萬  
物生矣  
不明之君  
不能  
知人  
故務察而多  
疑  
欲以一人之  
身代百官之  
所為  
故賢者不  
得行其  
志  
而持祿之士  
得以保其位  
此天下所以  
不治也  
是以隋文帝  
勤而無功  
其道而此得  
其道故也

范華陽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行臣職。則義勝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故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帝勤而無功。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綱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自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積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



勞費未見有益州縣不堪供億不如罷之上從之

以李靖為右僕射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

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鉞灸書云人五臟之繫咸附於背詔自今母

得答囚背書法

胡致堂曰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在於民禁答

刑法志曰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後世作

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爲不可因爲上言其天資仁恕所以愛民

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焉

綱大有年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

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

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

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

而不欲邪魏徵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

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昔黃帝征蚩尤顛項

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

淳樸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

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下勤而撫之民

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

錢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群臣曰此魏徵

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胡致堂曰封倫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爲甚失魏徵言若果澆訛難

虞之世周之文勝文不如虞夏之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之風俗

文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樸無有澆訛則結繩之治可以易約割土

誠不及古若夫人之所以爲人出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魏

徵有見於饑渴者之易爲飲食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米

斗三錢外戶不閉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湯武身致

民而化

太平

魏徵勸

仁義

之效



魏徵勸唐武修文

上謂長孫無忌曰自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上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戴衣冠徵之力也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力豈獨在朕乎

**范革陽曰**

太宗可謂能審取舍矣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性而治之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義刑罰之言也欲順天下之性而治之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義刑罰之言也欲順天下之性而治之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義刑罰之言也

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貞觀之治振古有光

綱辛卯五年殺大理丞張蘊古○蓋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詔按其事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得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相州今改為彰德府屬河南道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

蘊古守正不阿

**發明**

當太宗論治之初惟魏徵言之也明惟太宗行之也九是以帝王之仁義之臣遂使貞觀之治振古未有光夫豈無自而然哉

綱十月詔議封建○初上問公卿以享國長久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令群臣議之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李百藥以為使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是扶京室於

太宗今詳臣議封建何如

綱



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唐諸臣之議魏徵李百藥專主郡縣願古兼用封建之封建郡縣並行不悖則享國長久之策其在茲乎

胡致堂曰

之也太宗慨然議復古制而魏徵諸臣不能詳考卒使聖人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誠可惜矣而蜀人蘇子議之不詳考卒使聖人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誠可惜矣而蜀人蘇子議之不詳考卒使聖人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誠可惜矣

十二月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曰徹樂減膳○鑑上謂侍臣曰朕

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

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

未有著令又有司斷獄惟據律文雖情有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

無冤乎於是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

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擄法當死而情有

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眾

鑑上謂執政曰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

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鑑唐國求內附不受康國一曰薩末健即元魏所謂悉斤者在那密水南為突厥所破遂南依葱嶺其君長姓溫名五木支

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哉勞於百姓以

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

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

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

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范華陽曰

太宗知招米絕域之弊而不為然以兵克者則即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與然其不受

○鑑壬辰六年正月群臣請封禪不許○鑑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

太宗知招米絕域之弊而不為然以兵克者則即縣置之其

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與然其不受

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後世法



文者不及  
始皇  
魏徵獨以  
為不可

魏徵諫計  
彈可也

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义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群臣固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德未厚。中國未安。四夷未服。年穀未豐。符瑞未至。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他備也。從隨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他備也。從隨人腹中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數州大水。事遂寢。

**范華陽曰**

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岳。必告祭。祭所以尊天而陳象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謬。諛者為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皇始。古無有也。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亦已謬矣。太宗方明。則多賢臣。而後者。猶偶其議。獨魏徵以為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後議其禮。徵亦預焉。高宗明皇。遂踵而行之。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為非。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感。可勝歎哉。

馬周諫  
暑九成宮

三月如九成宮。自上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宴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車駕獨為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之禮。臣竊有所未安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

極應馬周  
諫避暑九  
成宮表

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易。願速示返期。以解眾惑。

**書法**

其九遠也。不計溫清之多。關而厚視薄也。義承顏劉美。

**楊龜山曰**

馬周之論。此行善矣。然不止其行。而速其反。是所謂月讓一

**胡致堂曰**

自古繼世之君。得養其母者多矣。鮮有及父之生而事之者。以此深敬帝。使力慕大舜事親之道。則太宗必聞言感動。而九成之

車不泥。自止矣。

以長樂公主嫁長孫冲。長樂公主將出降。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

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

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及倍於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

魏徵引禮  
主之私

馬周所論  
月讓一  
周宜以此  
敬帝心  
九成之事  
自止



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直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也。書美從

**丁南湖曰**：漢高祖不殺韓信，而呂后殺之。唐太宗欲殺魏徵，而長孫皇薄焉。太宗思后望昭陵，此夫婦至情也。而徵乃為獻陵之對，以非之。徵之負后於冥冥者多矣。雖然，徵不重也。之私恩，而惟重帝之孝道，則獻陵之對，誠所謂明君不如堯舜者耶。

**會稽**：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其朝服，立于庭上，釐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之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思按太宗勉強從諫，未免好名之累，然其矯飾之觸其所忌也。後矣，他日停婚之碑，寧不於此而萌於樂也耶。

**綱**：夏四月，鄒公張公謹卒。○**綱**：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臣猶父子也，情發於哀，安避辰日遂哭之。

**綱**：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丹霄殿，在紫微殿北，以七○**綱**：上從容言曰：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朕隋煬帝，威加夷夏，謂利踰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葉護，大宛王也。其後，長孫無忌曰：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疆盛，以自滿也。

王珪魏徵昔為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妩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以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綱**：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且悉加品藻。品等第也。文辭曰藻，謂藻有文而辭亦如之。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數奏詳明。

不及堯舜。魏徵此言，不謂數子何如。李靖亦其文武。魏徵此言，不及堯舜。







帝之貴之也。共保富貴之語。何其恩之深。而韓彭趙監之言。何其威之烈。取敬德於是。悔過。蕭賊。晚年。謝絕賓客。自養甚厚。而享年七十。有以趨絕。百代矣。

冬。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以此官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胡致堂曰。陳叔達。天下之公論。於秦王非私交也。以叔達素良。身處其間。以危景向非。誘陛下。為後日計。竟若道哉。

癸巳七年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唐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後更名七德舞。舞取秦泰成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之義。癸巳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魏徵欲上偃武脩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悅。首不相。欲其偃武。見九功舞。即功成慶善樂。則諦觀之。諦審也。徵乃詳觀。欲其修文也。

王珪罷。以魏徵為侍中。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

上問魏徵曰。群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官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群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

溫彥博。接下。臣相親如一體。如一體。

為官擇人。不可造次。

九司監甫。唐八卷二卷。



魏徵才行  
之論何如  
非才行  
備不可用

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  
行善備不可用也

范華陽曰

太宗以治亂在廢官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  
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夫才者君子之所謂才也而魏  
人詭詐以用其才而君子之所謂才也夫才者君子之所謂才也而魏  
而可專用王創業者統其才而君子之所謂才也夫才者君子之所謂才也而魏  
或進也豈可先而後廢乃取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  
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造渾天儀

造渾天儀○直太史李淳風以靈臺候儀測天地也制度疎略但有

赤道更請造渾天黃道儀至是奏之

九月赦死囚三百九十八人先是上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閱之縱使

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勅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

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歐陽公曰

信義行於君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乃罪大惡極此  
又小人之志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此又君子之志也難者

縱囚來歸

信義行於  
君子

太宗求為  
此名

太宗不私  
外戚  
非私親

唐末史  
宴何如

胡越一家

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

陛下為私上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昌邑王神符

是也如其有才雖雙泉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

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誄詩先蓋遣入侍故亦侍宴既而笑曰胡越一家

九司監甫

唐末史

二十三



胡謂頡利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  
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宴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  
悅殿上皆呼萬歲

唐州青殿  
未崇宮之  
宴何如

太宗簡於  
事親

尹起莘曰

事有不美而美在其中者如太宗宴丹霄殿之類是也亦有  
夫人至一日萬幾若難責以昏定晨省之禮朝夕娛侍之樂至於以時  
侍奉如五日一朝之類獨不可舉而行之乎太宗自正位以來未聞有  
孝養之事獨此一書於册則夫武德七年之後貞觀九年之前自尾十  
載所謂為天子者以天下養者何有是凡故因置酒未央之事而知太  
宗之簡於事親止所謂至  
美之中存不美存者此也

方正學曰

太宗既平群雄而盡有海內其心思之希世間見之功以夸  
冠帶而仰之宿儒當其盛時付謂胡越一家三皇五帝之所未有至於  
玄宗盡用胡人為逸將任以疆場之事綠山思明遂因之以起而唐幾  
於自晉以降受夷狄之禍亦未嘗有若唐者也其成功雖快適於一  
時而流忠遺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寧非太宗古功之報耶  
袁守凡曰 按高祖唐創業之自我而謂父蒙其成矣此其矜大孰甚焉漢高  
徒誇多其兄太宗亦知強  
之乃自欲掩其父也可

唐賜太子  
志寧孔穎  
達等金帛  
謝表

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帝謂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  
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宮  
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  
禮法志寧與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按一奉曰

遣使而行  
魏徵不可  
一日離左

子承乾緊疏危言幾遭刺殺而不避諷達則在家國厚雖死不恨  
之語君子於是美太宗之任人美二子之盡職而怒承乾之不道矣  
綱甲午八年正月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天下○上欲分遣大臣  
為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  
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  
窮之憂善長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親

以公為一  
代楷模

綱以李靖為特進○靖以疾遜位上曰朕嘉公善欲以公為一代楷模  
故不相違及拜特進侯疾小瘳問二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  
綱聘鄭氏為克華克華婦官也既而罷之○帝聘鄭仁基女為克華冊



使將發魏徵嘗聞其許嫁士人陸爽邊上表諫帝大驚嘗責命停冊使房  
玄齡等奏許嫁無頭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群臣或容希合爽  
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為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  
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邪書法特筆也太宗從諫至此

人君以改過為大德自

過為大德自

人臣以正

德為至忠

太宗後過

魏徵詰匡

救其惡

德參直言

受賞

綱以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德參中平承皇甫德參上言脩洛陽宮勞人  
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列女等曰德參欲國家不  
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誣謗之罪魏徵諫曰  
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一自古上書不激  
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上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  
奏曰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

監察御史

綱乙未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魏群臣請上準遺詔視事上不許六月

群臣復請聽政上許之

景帝千古

罪人

太宗大有

為之主

魏徵寂照

諫勸

蕭瑀社稷

疾風勁草

臣

蕭瑀京察

孤立

胡致堂曰

漢文並史氏之喪於帝肩而行之遂為帝王不孝故事千古  
以其臣無能引若於當道者使三君所為未臻於至當君子惜之若大  
宗負不世出之資為大有為之主所宜講脩諒闇過密之制一正詭俗  
不示萬代而乃因陋就簡及不能勉及謂魏字文諸君且當時諸臣莫  
賢於魏徵耻其君不若堯舜者於此寂無諫勸又况其餘乎安於常情  
組於眾習而難於改作此凡庸齷齪者  
所宜而乃見於貞觀之君臣良可歎也

綱十一月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魏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

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

誘不可以死脇直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帝詩上

謝魏徵曰瑀違眾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彊不遇聖明求免難矣瑀為後

又謂瑀曰瑀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大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

謝魏徵曰瑀違眾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彊不遇聖明求免難矣瑀為後

又謂瑀曰瑀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大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

謝魏徵曰瑀違眾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彊不遇聖明求免難矣瑀為後

又謂瑀曰瑀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大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

謝魏徵曰瑀違眾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彊不遇聖明求免難矣瑀為後



太宗以蕭  
瑒無二心  
太宗可謂  
詎知臣

太宗不能  
以義命心  
人倫之  
易以失

聞言方知  
理屈  
人主發言  
尚稱容

梁明帝子梁亡事隋史事唐非能不忒心者以社稷臣許之不亦過乎  
况其賦性褊躁詆訕房杜諸人不過治平之朝欲自免難矣  
范華陽曰太宗以蕭瑒無貳心於已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人君以此  
取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丙申十年二月以荆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諸王之藩上與之別  
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  
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胡致堂曰

臨湖之變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  
已不可如何矣此太宗所以悲也  
人倫之隆步以失恩可不慎哉

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  
時大臣皆為諸王所頓頭頓頭屈膝之義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耶魏徵正  
色曰聖明在上上正必無頓屈群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  
何足法乎且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  
容易乎王珪嘗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降果降果猶言下車也非禮魏徵亦以為

此為國者  
所深戒

言上曰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公輩之主乎對曰自周以來皆子  
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  
也上乃從珪奏

此書足以  
為範百世  
失一良佐

○六月皇后長孫氏崩○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嘗與上從容商略古  
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於所生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  
陽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為申理由是宮壘苦本之中刑無  
枉濫訓諸子嘗以謙儉為先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  
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願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  
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徒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  
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  
足以為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  
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於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太宗可謂明且遠為君為長之道

○秋禁上書告訐者○目上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謗人罪之按范氏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可三切且遠矣此為君為長之道也

軍門不可夜開

○十一月葬文德皇后於昭陵○目時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衆帝夜使官官至二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嘆曰真將軍也

魏徵獻陵之對何如也

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執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獻陵在陝西三原縣乃唐高祖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

○蔡虛齋曰昔子夏哭子喪明而喪親未有不聞焉魯子非之以其薄於孝則一良佐之天孰若所天之尤不可忘乎帝也乃於上皇則不能為終喪之制於后則眷念不已且為之築觀以望焉使當日望獻陵而及昭陵君子猶謂之不知類也况所重在此所輕在彼人下其孰能說之猶幸徵之能識而帝之能悟也聞而泣泣而毀固徵納諫之功也

中國安而西夷自服

○朱俱波其棠遣使入貢朱俱波其棠西戎國名○目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不能無懼者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

朕無事可以利民抵盛枚珠

○十二月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目萬紀上言晉饒二州宣州屬江東饒州屬江西銀大發珠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抵御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去聲卿欲以桓靈俟我耶

○丁南胡曰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此聖人貴人之大法也萬紀悖直自負臣君而以偵利罔上其何以非諸人哉戰後任齊王長史乃致身首支

更命統軍為折衝果毅都尉

○更命統軍為折衝果毅都尉左傳曰後敵為定府兵更定各府兵制○目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隸屬及東宮六率左



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提  
 要云府以處兵衛以宿兵  
 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即今十人為火火有長即今  
 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  
 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冬十二折衝諸府總號折衝府折衝都尉帥以  
 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官與價直當宿衛者番上更番兵部以遠近給番  
 隨近遠以定遠踈近數皆一月而更史代

問唐太宗  
 定制以治  
 邊為節度  
 天下之兵  
 八百餘府  
 而在關中  
 者五百其  
 制之得夫  
 何如  
 唐有國秦

**魏徵曰**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治邊為節度府而范陽  
 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外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  
 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  
 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俟釁以邀大  
 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  
 而易置從命將以擇其賢不肖之才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  
 而左右謹防莫敢為不義之行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  
 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  
**石氏曰**將歸於國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  
 兵制之善惟唐之府兵耳猶得寓兵於農之意蓋近古之良法也惜其

三代而下  
 兵制之善  
 珍玩不如  
 得此一言

子孫不守守武按唐以遠近給番皆一月而更  
 更恐大紛擾不若漢以一歲更代者為善也

法言以失  
 出為戒

**丁酉十一年正月**以吳王恪等為諸州都督○**諸王將之官**上賜書  
 戒勅且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房玄齡**等受詔定律令比古死刑除其大半自張繡古之死法官以出  
 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  
 何也對曰此在皇上不在群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  
 無辜失出獲罪是以更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  
 矣上悅從獄平凡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吏  
 之由是所獄平凡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吏  
 得為姦自今變法宜詳慎之

**三月幸洛陽宮**○**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諸侍被遣得音時魏徵諫  
 曰陛下以諸侍謹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  
 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



非公不聞

柰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就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盡至洛陽宮西，死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死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重文可謂

太宗聞諫

能自省

以王珪為魏王泰師

王珪以師道自居

**范華陽曰**

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而欲大無窮也，是以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平聲，也。言我自堪任衣冠以來，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惟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此其所以與也。

**詔行新禮**

凡百三十八篇。**○**綱以王珪為魏王泰師。**○**目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胡致堂曰**

為人師者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泰是時於兄弟，何廢斥而死，理與有責矣。

家之美

君臣相與自我作之

治世美事

人主遂以是為盛典

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五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筭，執筭字誤，當依晉義作執筭，筭音條之，行盜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尹起莘曰**

大夫婦婦，陰陽之大義，乾坤之定制也。自漢以來，制為尚主，於我乎能禮，造其女有珪以為之舅，於是乎能不屈於婦，君臣相與自我作之，亦治世之美事也。

**詔議封禪禮**

**○**秘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發明臣遂以是為美談，其有卓然不惑，知其非禮者，蓋亦鮮矣。今太宗始堅却其說，至是所守亦不能固，雖他時終於不行，要之非確有定力，終始不回者也。

**綱**七月穀洛溢，水名。詔百官極言過失。**○**目時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水所毀宮少加修繕，總令可居，廢明德宮、玄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

**尹起莘曰**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故以武氏之禍，其端甚微，而變異之慘，昭乎甚著，是秋洛水溢，溺死者六千餘人，越兩月而武氏入。

七國監南 唐大業六年



宮至高宗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越一月而水入寢殿漂溺者三十餘人又一引而恒州大水漂溺者五千餘家夫以一女子之禍在太宗時水沴既作于入宮之初至高宗時水沴復作於已入宮之後太宗既不能知其始高宗又不克寤於其終唐室之亂誰實尸之乎

无王准其不聞過

與左右獵于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唯恐不聞其過苟其言無叙亦無所損乃皆勞而遣之

馬周論時

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

為子孫萬代之基

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

人主當修於可修之時

自古以來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修之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

於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饑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今此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

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時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克資之西京府庫隋煬帝徙都於洛州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夫

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頒行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計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此一段言當選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

京官補外

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

太宗重守令之選

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遠近之虞用人更輕所以百

操選十思疏

姓未安殆由於此此一段言當選疏奏一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

魏徵十思

選縣令宜詔京官已上各舉一人

繼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竟終者寡善取之易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今主上誠能見可欲則思



可以無為而治

鑒形莫如止水

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湯高危則思謙降。臨盈滿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訟和則思正己。行賞罰則思因甚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徵又上疏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謹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昔隋之末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悟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徵又上疏以為文中子曰：文中子曰：「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主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

肉

小水疑影

疏諫比弦

淫推心於一獸  
太宗嘗有技藝之意  
如高光則無是矣

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况又內懷姦尤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常。魏劉廙曰：弦常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願自性緩故佩弦以自急。

十一月，上獵洛陽苑，有群豕突出，上拔劍斬豕，尚書唐儉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發明：太宗以英武之資，削有餘而德不足，故嘗有技藝之意，不能自已，由是每每馳騁田獵，以泄其後伐之雄心，使其嘗經挫衄，如漢高積苦兵間，如光武則無是矣。

綱以武氏為才人。○目故荊州都督武士彠音霍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以為才人。○書法書謹亂始也



胡致堂曰

細御雖下皇后有等然配御至尊有子或為天下王所係不  
美達於帝聰是必有為之游揚以冀薦進者唐之中微乃源於此貞觀  
六年日食正且河南北數州大水七年山東河南四十餘州大水八年  
山東河南淮水之間大水十一年大雨穀洛溢入宮溺死者六千餘人  
陽德不統陰德盛長為戒明切至於再三而帝不能監觀答徵慎以  
惟其類而防其微方且悅於美色以自昏蔽關雎之序曰憂在進賢不  
淫其色其惟不山慈而動者能與於斯乎

閔維憂  
進賢  
素蒲州刺

綱戊戌十二年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鑑二月詔曰君素雖禁犬吠堯

君素實表  
嚴寒之心

諭辨以有半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嚴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

擬唐賜  
玄齡魏徵  
佩刀謝表

其子孫以聞○鑑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朕經營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天下勾發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鑑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則不逮也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強從之而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其事可得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狄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以蘭陵公主園百百萬或云賞大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隋資仕於隋朝之資級也時選者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者賜死一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有德參上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書諫洛陽宮陛下悲之避反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綱五月永興公盧世南卒○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鑑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詔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曰卿論大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胡致堂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反理乃書於策以訓後世使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一善則矜夸自足不可得亡世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為聖德論比太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宗於堯舜其未深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知孔子之教耶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論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世南聖德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論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春秋常事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不書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世南未深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知孔子之

玄齡魏徵  
之功何如

教



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書舍人。○蓋周有機辨空文本嘗稱馬君論事援

事類商確古今舉要刪煩會曼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

替自周之遇太宗頗不異哉由一芥草莖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明習

丁南湖曰貞觀將相皆唐舊臣絕無節義惟馬周筮仕於唐遭遇太宗

以霍王元軌為徐州刺史霍州名元軌○目元軌好讀書暴謹自守舉

措不妄與虜士劉玄平為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

之玄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目太子欲拜之玄齡不敢詣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蓋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度支戶部屬官掌

計所出而支調之度徒各反常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上問侍臣帝王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草昧之初謂與

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

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

業之難魏徵與吾共安天下嘗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

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

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范瑋陽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失之者多蓋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

綱求寧名公王珪卒○目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三品已上當立宗廟珪

祭於寢為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按珪少孤貧人或

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始隱

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闢人驚劫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也











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  
而不為臣所以鬱  
萬世知君  
臣之義  
擬唐賜  
徵黃金  
馬謝表

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  
結長嘆者也疏奏上深加獎嘆報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乃以  
所上疏列為屏幃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乃賜黃  
金十斤廐馬十匹

邪不能干  
傳奕為高  
識傳  
擬唐幸國  
子監觀釋  
前命祭酒  
孔穎達講  
孝經謝表  
上幸國子  
監觀釋表  
大徵天下

綱多十一月以楊師道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書法政事  
始名○大史公傳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西域僧能呪人立  
死復呪即生上試之驗語之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能干正請使呪  
臣必不能行僧呪奕奕不覺僧僵仆而死奕不信佛戒子勿學佛書集晉  
魏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以行于世

學者在京師乃至高麗百濟  
吐蕃  
強雄曰贊大夫口諸  
故號君長曰贊普  
諸酋長亦悉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今學  
者習之

綱多十一月以楊師道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書法政事  
始名○大史公傳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西域僧能呪人立  
死復呪即生上試之驗語之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能干正請使呪  
臣必不能行僧呪奕奕不覺僧僵仆而死奕不信佛戒子勿學佛書集晉  
魏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以行于世

學者在京師乃至高麗百濟  
吐蕃  
強雄曰贊大夫口諸  
故號君長曰贊普  
諸酋長亦悉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今學  
者習之

學者在京師乃至高麗百濟  
吐蕃  
強雄曰贊大夫口諸  
故號君長曰贊普  
諸酋長亦悉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今學  
者習之

唐儒學  
貞觀開元  
為盛

范華陽曰古之教者多有執黨有岸遂有序國有學士修之於家而後  
開元為盛其所成流者亦可觀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故有國者  
代為先然為學而不復三

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焉着音  
南盡林邑林邑南  
名國  
北抵大漠皆為州縣

丁南湖曰貪然戍守艱難不逾三年而即自咎悔是故君子取其悔而  
病其貪也



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曆

冬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曆。○時戊寅曆以癸亥為十一月朔。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傳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用華天正請更加考定從之。

以太常卿常擬為封禪使

○以太常卿常擬為封禪使。○百官復請封禪詔許之。後屋宇于太微詔罷封禪

十二月以張玄素為銀青光祿大夫

○十二月以張玄素為銀青光祿大夫。○上聞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玄素出自寒微嘗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其門戶。玄素深以為耻。孫伏伽亦嘗為令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唐世無戎

○辛丑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公主嫁吐蕃。書法不書請發而書嫁病唐也唐世以是為撫戎之長策不復知嘗非類忘警世之為可辱矣

命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為之序

命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為之序。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事鬼神者女曰巫男。曰媿。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覆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其叙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漢光武時李通鄧晨卒彭貴復吳漢等皆南陽人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曷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躡踊之際擇地選

命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為之序

命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為之序。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事鬼神者女曰巫男。曰媿。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覆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其叙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漢光武時李通鄧晨卒彭貴復吳漢等皆南陽人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曷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躡踊之際擇地選



識者以為  
確論

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已於臨壙  
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識者以為確論

下南湖曰

呂才所定陰陽諸書皆方技也而唐史不以列於方技傳之  
者何哉才以經史之正理闢陰陽之邪術蓋聖賢之徒也史  
氏不混為天網淳風之黨可謂良史矣奈  
何後世之愚夫多有信邪術而不信才者

綱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自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

農功好節衛之樂寵昵臣僚使使司馭不許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寧切

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于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

塊竟不忍殺書法書起復後也當時非有金革之變奪人之喪自奪其喪皆非矣

遺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

城邑以綏綺遺其守者遂得遊歷見中國人隋末從軍沒於高麗者涕泣

相訊徧於郊野又歸言於上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取之不

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書法大德太宗征遼之舉者

范華陽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宣布德澤以懷遠人使蕃教所及無不思

綱十一月以李世勣為兵部尚書○蓋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

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

益朕唯置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因有是命

五文性曰秦築長城以備虜虜數萬里役使百萬人唐太宗以一

綱壬寅十六年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勣勸泰以古

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於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

上之書法賦文不書此何以書譏龍過也於是泰請

綱以本文本專知機密書法國家機密凡腹心大臣皆與知之梁書朱

監上曰朕為兆民之主日欲使之富貴若教之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

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

絃樂在其中矣○自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

不聽管絃  
樂在其中

唐以李  
世勣為兵  
部尚書謝

李世勣比  
長城

魏王泰上  
括地志

如市

以本文本  
專知機密

不聽管絃  
樂在其中



無度

**尹彖昌曰**

漢武帝誤用公羊復讐之說而窮征伐王安石誤用國服取  
太宗乃過愛其子至詔有司用物勿為限制此則誤用周官世子不  
之說也夫六典之書其可用於後世者尚多太宗未嘗舉行一也獨  
取其不言之說以陷乃子於過惡之地此則不善用聖經之過也○按  
周禮天官膳夫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香酒正唯王及后  
飲酒不香外府唯王及后之服不香注不香計多少優尊者其頌賜諸  
臣則計之也

綱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鑑初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

朕過多美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

嘗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

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梅

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何

事過謝會上問群臣以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

無虞惟太子諸王且有定分最急○自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群

臣曰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上乃曰方今群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輔太

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曰知公疾病可計護

之徵乃受詔

**范華陽曰**

太子魏王方爭群臣有黨太宗使徵為太子師以重太子也  
危疑之際依違而已豈其疾之老乎卒  
之身淡而見疑讒人得以問之惜哉

目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

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鑑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

狗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上曰然人臣關說許自動及刑誅與

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為此也

目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監曹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

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

營繕

北門近何

唐太宗二卷

三

誤用周官  
不會之說  
太宗不善  
用聖經之  
過  
以魏徵為  
太子太師  
魏徵封狀  
進諫  
魏徵言至  
公  
駁毀材賜  
徵  
撥許殿小  
殿材賜魏  
徵  
徵謂堂謝  
表  
當今國家  
何事最急

宗廟社稷  
之福  
危疑之際  
依違而已  
豈其疾之  
老乎卒  
之身淡而  
見疑讒人  
得以問之  
惜哉



褚遂良

河西中國

內安外寧

太宗知守

文士及之

徵進曰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西突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自初高昌既平歲發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諫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破產辦裝死亡者眾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

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縻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士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求為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

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十月即公宇文士及卒○鑑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

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按唐書帝常玩禁中樹曰此嘉木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責謝曰南衙群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

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如帝意乃鮮

范華陽曰

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佞人殆夫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若從道而不從父使君有不義不從也而况於他人乎故雖有所不從將以處君父于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况於他人乎

袁了凡曰

太宗知士及之佞矣而旋意鮮於佞口之前佞人之果難遠客避席對曰好大柳樹全忠嘗與僚佐坐柳樹下全忠曰好大柳樹有數忠厲聲曰書生好順口玩人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顛左右捧下撲殺之機殺則猛矣然稿快全忠之壯決也

網許以新興公主嫁薛延陀○  
薛延陀本匈奴別種先與突厥之部落名也薛延陀居碭北後拔屈疆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

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曰然朕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  
會契苾部落執契苾

何力以降薛延陀何力拔佩刀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辱廷因割

忠臣從義

薛延陀有二策



何力心如鐵石  
許公主妻  
許公妻

左耳以自誓上聞之曰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即命崔敦禮使薛延陀許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後乃伐高麗累奮力戰文

書法

許嫁非請也無故而許之無故而絕之皆失信也夫故下書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皆譏失信也

袁了凡曰

太宗初許薛延陀昏已復絕之褚遂良以失信諫余曰忠信而棄之言奚必信之有夫善諫不於其許而於其絕何也若何山之降

女之貢以濟胡媪手遂良善諫不於其許而於其絕何也若何山之降

策然則天子蓋以禮示戎狄而戎狄自不能來乃為失信在延陀非在

法者人所受於天

綱廣州都督党仁弘有罪徙欽州○自初高祖入關仁弘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有聲迹至是坐賊當死上欲宥之召五品以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

手詔三罪

於天今朕私仁弘而欲赦之是上負於天欲席藁于南郊以謝罪群臣以為自貶太過頓首固請上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

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於是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綱癸卯十七年正月鄭公魏徵卒○徵時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

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上思徵不已謂

侍臣曰人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

朕嘗保此三鑑以防已過今魏徵沒朕亡一鑑矣

綱圖功臣於凌煙閣○自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

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劉公尉遲敬德

衛公李靖宋公蕭瑄褒忠壯公段志玄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節

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鄭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鄭襄公

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盧世南渝襄公劉正會營公唐儉英公

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

丁南湖曰凌煙二十四臣蓋象二十四氣所以補天而弘化也當茲選

者其惟虞之五臣周之十亂乎長孫房杜諸公甲兵以開國

人鑑可以  
知得失  
太宗保三  
圖功臣於  
凌煙閣

丁南湖曰

凌煙二十四臣蓋象二十四氣所以補天而弘化也當茲選者其惟虞之五臣周之十亂乎長孫房杜諸公甲兵以開國



謀謨以保邦功雖大小不侔亦可當茲選矣獨恨李勣贊立武后後復唐宗侯君集張亮躬為反賊死有餘罪何太宗知人之不哲耶此宋儒所以譏其務名而無實也

立晉王治為太子

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

初承乾喜聲色及敗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太子知之陰養刺客紇于承基等謀殺魏王泰會承基坐事繫獄

上變告太子謀反勅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廢為庶人侯君集等皆伏誅乃立晉王治

太宗弟九子為皇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潘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

法書法一廢一賤而棄不立太宗可謂善處矣

溫公曰雖然能割恩斷愛苟若於物而謹之也以社禍亂之源可謂能遠謀矣

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

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

太宗可謂善處  
太宗不以  
大器私所  
愛  
太宗可謂  
能遠謀

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醫反可療上有剪鬚為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常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群

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自奉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因飲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

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

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太子治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

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

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直守文良臣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謂恪曰父

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

直守文良  
主守文良  
此不以  
不戒

無忌固爭  
以為不可

聖后從諫則  
直木從繩則

水所以載  
舟亦所以覆

託物誨太  
諭公

託孤無以  
齧指出血



生狼猶恐如羊  
仁恕實學  
文之德  
無忌於  
其甥

太宗未欲  
增戍

詔太子知  
左右屯營  
兵馬

不可以不戒。上謂群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該曰：生狼猶恐如羊，莫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有太子仁恕，實學文之德也。愚按：無忌以懿戚居輔相，宜接立英果以安社，思於其甥誠然矣。然未幾困於誣罔，竟被誅。絕則向之所以自植者，卒所以自禍歟。

胡致堂曰：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無忌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乃聽無忌而舍吳王，至是則不可易矣。故曰：君子慎始，始之不圖，終悔無及。信哉。

六月遣太常丞劉素使高麗。素還請於懷遠，成增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成兵能滅絕者也。

范華陽曰：太宗之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折乎。臣下而已。其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太宗之謂矣。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石屯營兵馬事，則帝之失可知矣。左

胡致堂曰：太子奉冢嗣之榮，盛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自守則從。逆其事未遠，又使太子知兵馬事，太宗其未之思歟。

七月踏魏徵碑。初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才。君集

為僕射，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爰有言徵自錄前後

諫辭，以示起居。即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踏所撰碑。路蒲

後世有待  
太宗輕於  
作碑  
三代遺直

發明：太宗從諫，非出於中心之誠，如須殺田舍翁之類，積怒已非一日。碑者無留難者也。

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歿未幾，借諸邊行

丁南湖曰：馬莫追，况天子之言，勅為碑文。太宗此舉，禮義信三者皆

史官備紀  
善惡  
職當載筆  
三行字而  
不失  
監前代以

目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

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得觀也。上曰：朕有不

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當主也。主執不敢不紀。黃門侍郎劉洎

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為元龜。二

一綱五節  
唐史卷之二十一



為元龜  
進善人共成政道  
三斤遠群小不受讒言  
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  
書吾惡也

范華陽曰

人君言行被于天下其得失何可秘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脩而已何畏乎史官之記耶劉洎之言足以啟君心而

全臣職也

楊龜山曰

劉洎之言善矣然理則有所未盡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雖使莫或記之而

太宗欲觀國史

房玄齡上高祖今上實錄鑑上謂蓋脩國史房玄齡曰朕之為心異于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

觀史

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

等刪高祖

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鸚鵡叔牙以存魯皆曾莊公

牙以存魯

之弟也公有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林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薨般即位慶父弑之季友奔陳魯人立閔公慶父恨未得立又使人弑之

宰相不與

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

太宗欲觀

范華陽曰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脩欲其直筆不亦難乎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可信也

太宗欲觀

九月新羅之兵伐高麗種也在新羅東夷名其先辰韓遣使諭之蓋撫文

太宗欲觀

不奉詔使還上曰蓋撫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詔命不可不討李世勣勸上伐之

太宗欲觀

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四五萬眾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諸王幼穉一旦舍金湯之全

太宗欲觀

其堅湯言其熱喻城池之堅固也喻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

太宗欲觀

范華陽曰高麗臣僑於唐而其主為賊所殺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化之乎太宗若從遼東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欲觀

甲辰十八年春三月以薛萬徹為右衛大將軍上嘗謂侍臣曰於

太宗欲觀

何如

太宗欲觀

九國通商

太宗欲觀

唐太宗三卷

太宗欲觀

四日



名將惟三

今名將惟世勛道宗萬徽三人而已。世勛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徽。非大勝則大敗矣。

**王文莊曰**

王者用兵貴乎有節制。彼幸而勝，亦幸而不敗，皆非有成算。是故有節制而不敗，有成算以取勝，是謂萬全之師。

還家有憂  
受事不受  
質

綱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為中書令。目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習客曰：今受事不受質也。

劉洎諫辨  
詰臣

綱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懸絕，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虛襟謂虛其襟，猶恐群下未敢對，敷通作揚。

太宗飛白  
答劉洎

之命而况動神機，縱天辨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答應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願為社稷自愛。上飛白答之。飛白字體，飛白歸田錄曰：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惟點最難工。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

致煩多輕物驕人

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謔言虛懷以改。

**丁南湖曰**

劉洎能諫帝之辨，請臣下可謂剛果矣。帝於是重洎命輔太。斯言賈禍，被大臣諍死，蓋始以剛果進而竟。以剛果亡，故曰古人以言為戒，此之謂也。

綱九月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上嘗問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

忠臣愛君  
又防其漸

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然曰業謂事也，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范華陽曰**

危亡之言唯明主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求諫，其有意於防未然乎。太宗

聖上法從  
諫於未然

綱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

人苦不自  
知其過

人苦不自知其過，知其過。



太宗皇帝

負於物

馬周直道

君臣以道  
相與  
友之義  
飛鳥依人  
之比

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  
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顯  
涉獵古今心稍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曹儉  
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于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  
無愆違而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瞻而持論  
恒處經義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直有利益於其意尚然諾私于朋  
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諸  
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篤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范華陽曰**若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有朋友之道非徒以分相使而已  
之得失亦豈皆中於理哉遂良直道犯顏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  
之飛鳥性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十月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  
詔親征高麗○自上至洛陽前刺史致仕鄭元璹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

今日非隋

名振守

大亮有王

聖人篤近

舉遠

麗名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  
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上聞程名振善勇兵各問以方略名振才敏勞勉  
之名振失不拜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踈野之臣未嘗親奉聖  
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辨上乃嘆曰奇士也拜  
右驍衛將軍十二月詔諸軍分道擊高麗○武陽公李大亮卒○大  
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至是  
玄齡守京師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按唐書大亮性忠謹外若不  
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  
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撓至妻子未始見  
隋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皆隨依其  
行厚  
○突厥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突厥侯利茲可汗北渡  
河薛延陀惡之數相攻侯利茲有眾十萬不能撫御其眾悉南渡河請虜  
於勝夏之間上許之侯利茲既失眾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胡致堂曰**聖人雖一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於是畫為五服要在  
外為之限禁其來有時以杜亂華之階道謀夏之禍自堯舜

九國監甫

唐太宗二十卷

四十五







太宗無如  
之十靡國無之用兵者使凡之長而虛人其危也哉

帝遣李世勣攻安南城不下詔班師○上以遼東旱寒草枯水凍士

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勅班師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

勇者將之無如鄉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鄉也○上以遼左不能成功深

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使朕有是行也乃馳驛祀徵以少年復立所製碑

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書法書美悔

范華陽曰太宗玩武不巳困於小夷無異於煬帝蓋不能慎終如始日

初上將東行謂侍中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

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矣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

上以其妄發怪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

或諧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勿王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

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詔賜自盡

孫甫曰洎之對矣及太宗不豫洎初無是語也洎良不應以此諧之

蓋洎之言當出於此又貞觀實錄教播所將號為詳正許敬宗頗以愛

洎故易藉文則洎良潛洎之事安可信乎

胡致堂曰耶然太宗殺洎甚遽大臣亦不聞有諫譬者何也太宗蓋意

伐高麗性強而歸慙怒之氣無所發泄正爾則疾而諧者觸其諱惡是

其心志使氣合太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時矣

綱丙午二十年正月帝還京師○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眾困於小

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道宗具陳在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

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胡致堂曰太宗對敵有嘉謀而不取何也道宗陳計正值太宗經度延

道宗故不敢復言也太宗於是志滿而

氣驕所以親將大眾而屈於小醜也與

綱八月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遣使招諭勅勒諸部○薛延陀曰回紇

勅勒諸部為州郡

九國監甫



部總號 其酋長皆喜請入朝回紇等十一姓各歸命請更上大喜詔曰朕  
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為州郡混元  
以來殊未前聞宜脩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上復為詩曰雪耻讐百王除兇  
報千古遂勒石於靈州

**范華陽曰**

太宗不得志於東夷而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

也殊不知中國之與夷狄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  
不可使也列為郡縣是慕虛名而受實害耳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  
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

**丁南湖曰**

太宗此詩以雪耻除兇為詞而名義甚正以百王千古為念

之詩曰呼韓稽顙至者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是蓋挾勢  
張威而名義全欠矜已誇人而志量太窄矣

人君選賢  
木以為股  
肱心膂

冬十月貶蕭瑀為商州刺史。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  
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眾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死耳  
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

生日不為  
樂

求備必全量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此  
因自請出家既而悔之上以瑀反覆不平貶商州刺史。十二月帝生

子路有負  
木之憾

日罷宴樂。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  
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  
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

**尹遂昌曰**

以文觀之生日念劬勞而罷宴樂誠美事也以實推之太宗

故劉泊張亮皆以小故被戮而勅勅請更之事領告海內亦欲以此遣  
諸物也而終不能釋然也由其銳於好勝無理義以養其心故耳豈不  
深可惜哉雖然太宗以生日罷宴樂而後世子孫乃以生日侈宴樂寧  
不有愧於祖武書之於冊其得失優劣又可觀矣

孫良論玄  
齡賢聖  
功

網幸房玄齡第念其能。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為玄齡  
自義旗之始蓋替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  
勤玄齡為最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

帝幸玄齡  
第

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勳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



因成云終  
太宗可謂  
能念功  
張昌齡  
王師旦  
二人終非  
今器

久之上幸芙蓉園芙蓉園在陝西西安府城南玄齡勅子弟汛掃門庭曰

衆興且至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謂能念功矣

○丁未二十一年五月如翠微宮初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脩終南山

○張昌齡進士張昌齡初上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

未命以官故令於通事舍人裏供奉若馬周起布衣初昌齡與進士王公

理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自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

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跡輕薄終不

成令器右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胡致堂曰太宗於皇甫德參則欲加以罪於張昌齡則欲賞以官此可

新又新之德太宗蓋有愧焉蓋聖學不傳雖納諫自勉而不治其本故無聖王盛德之效也

蔡虛齋曰微歎頌以授王好太宗愛其文亦採春華忘秋實耳何真之

高第寧不樹後進者之赤幟耶師旦知貢舉黜之與裴行檢歐陽公可謂異代而同心矣

能及此者由五者

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

行能不能兼備朕嘗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置諸退

不肖則欲墜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

主多患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

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

母此五者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

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善謙讓之志耳

綱以李緯為洛州刺史○初上以緯為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守京

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但云李緯美髭鬚上遽改除

洛州刺史○骨利幹遣使入貢骨利幹西北夷部骨利幹於鐵勒諸部

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暝暝許云反者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

賢不肖各  
得其所

五者所以  
成功

李緯美髭  
鬚

綱

骨利幹

者



綱立皇子明為曹王。○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

皇后之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

累玷也。左傳辰嬴，懷嬴也。信公十七年，晉太子圉質於秦，秦以嬴氏妻之。二十三年，子圉逃歸，是為懷公。故嬴氏號懷嬴。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奔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蓋陳嬴重耳之姪婦也。乃止。尋以明繼元吉。

魏徵辰嬴之喻。今巢刺王之妃，乃太宗之弟婦，故魏徵以辰嬴為喻。乃止。尋以明繼元吉。

後。范華陽曰：太宗殺弟而納其妃，其噴人倫甚矣。又

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

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曰：「五嶽凌霄，山之尊者曰嶽。五嶽謂

嶽華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也。四海巨地，納汗藏疾。左傳川澤納汗，山藪藏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

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或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

虧其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帝範賜太子。帝範二十二年正月，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

官納諫，去說戒盈，崇儉營務，農闕武宗。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

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

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

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大馬鷹隼，無遠不致。行游四方，供頓煩

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如

也。區夏，猶言中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畫美

畫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

惰奢縱，則一身不保，可不慎哉！」

丁南湖曰：古帝王之治，莫不以女寵為戒。下及五霸，亦禁妾為妻。馬太

白有所謂言與。厥後高宗之武后，幾傾唐室。蓋國家之禍，出於人主之所當言者，人抵然也。

綱中書令馬周卒。○自上親為調藥，使太子臨問。

袁了凡曰：馬周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

吾不為也。管晏不能諫其君，以弭其過，則有之。何暴君之過。



之有且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德莫大焉以周之遇太宗蓋所言無不從  
衰而傳之亦足以見君臣一時契合之美尤揚於無窮曷為而儘之徒使  
周負能諫之名而太宗  
宗泯從諫之實悲夫

不許馬又  
德政

著作佐郎鄭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  
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漢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  
行于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不許

窮髮盡  
編戶

綱結骨俟利發入朝○綱結骨其國人皆長大赤眉綠睛自古未通中國  
至是人朝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二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  
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極草木不生故曰窮髮盡為編戶乎

徐惠死諫  
征後

上營玉華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  
徐惠妃徐惠妃者即孝德之次女太宗之賢妃也妃生五月能言四歲通  
辭致瞻蔚文無淹思帝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龜茲音丘慈西域國名翠微玉華

營繕相繼作翠微宮又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

太宗卜盛  
德之主  
一事可為  
百玉師

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及速危亡  
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  
肆情縱欲之所致乎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  
醜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識記殺君  
美

初致堂曰太宗非盛德之主也直以才能撥亂功蓋一時耳其所以躬  
不林營繕相繼務以長孫無也常獻諫語是故太宗晚節益自矜伐化討  
上雖善其言亦不能改也於是  
見太宗之德益衰而志彌怠矣

武氏當王

綱殺華州刺史李君羨○德時太白墨書見太史占云女王昌民間又傳  
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王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  
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為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與妖人交  
通謀不軌有布衣負道信自言能絕粒曉佛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  
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



人之所命  
人不能違

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發明

隋以疑似而殺李淳然卒無益於事此太宗之所親見也不以為戒而反疑其近則亦同歸於亂耳夫賊在宮中及乃求之遠外果

丁南湖曰

太宗之女寵未嘗不以忠諫而止也故廬江美人將納矣而諫欲自神其術養虎遺患而力沮來殺之令子謂武氏之立僉以李世勣許敬宗為恨不知禍根乃在此術士之一舌然則術士其可誅哉

裴了凡曰

武氏莫可當也武王曰其人已在宮中由後以徵於前此非無能調馭武氏曰妾有三物能制之一鐵鞭二鐵錘三匕首鐵鞭擊之

不則以鐵錘過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之犬以十四歲女子而廷雄傑於萬乘之前造語驚人若此是豈粉黛間物而太宗恬不之悟顧以疑求入而收之豈非數耶

玄齡遺書

綱司徒梁公房玄齡卒

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

房杜可謂  
名相  
玄齡無跡  
可尋  
房杜為唐  
宗臣

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陛下每決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琴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遠失巨節誅之可也擾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事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耻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倘蒙錄此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談悲不自勝

房杜贊曰

太宗以上聖之餘才取孤墮穽盜天下以平用玄齡如晦輔

政承大亂之餘紀綱弛而能興什植僵使號令典刑然

義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

義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















**綱**以褚遂良為同州刺史監察御史常思讓劾奏遂良發明遂良受遺輔

**綱**壬子三年以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三品格君豈容買地以自汚顧命大臣非有大過豈宜輕於譴逐

**綱**秋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王皇后無子其舅柳奩為后謀以忠

**綱**母微賤勸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高宗以恩始終

**綱**十一月漢王泰卒書法卒漢王何善帝也高宗

**發明**發王泰乃窺伺儲位之人前書開府置僚屬而此書其

**綱**癸丑四年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荆王元

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自初房遺愛之子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

主驕恣甚與浮圖辯僧之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陳玄暉

伺宮省穢祥遺愛亦與附馬都尉薛萬徹崇令武謀奉荆王元景為王以

舉事謀洩於是遺愛萬徹等皆斬元景與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

恪有文武才素為物情所向初太宗欲立恪無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相

惡無忌欲因事誅之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

靈當滅族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遺愛交通流瀆表

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和故皆得罪罷去配饗

**袁了凡曰**唐宰相多世家或父子相繼居大位或累數世而顯或遂終

**綱**甲寅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自初蕭淑妃有寵王后

疾之上之為太子也人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為尼

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嗾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

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皇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

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由是有廢立之志

**書法**書武氏志禍始也直書太宗才

人而高宗之慙德不可掩矣

了凡綱監補

唐高宗二十一年

卷



尹遂昌曰

按朱子於貞觀十一年書以武氏為才人距太宗之終十有三年則武氏在宮中十三年侍太宗矣當高宗為太子入侍之時見而悅之已有無父淫烝之意若以春秋誅心之法論之其去楊

不善之問耳時移地改浸淫忘之意若以春秋誅心之法論之其去楊  
凶人所滅唐有聚麀之耻子孫滅幾盡自古淫汙內亂之事未有不  
亡國敗家者又於是乎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則高宗上烝父妾  
罪曉然矣求免禍亂之作得乎

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

曰天子有急敢畏死死登門枕按唐書帝曰賴卿以書送三月立昭儀而

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免始知有忠臣也書送閏四月大水夜

胡致堂曰風謂治亂非天數邪則周秦下世漢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淳

王則身脩行早不為災之應不誣也謂皆天數邪則高宗正厥事周公代兄死宣

事如醫者瘵疾雖有死徵而必冀其生也唐太宗有功在人無一世即

忘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譴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即位之

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入寢殿雖父之詔子諄諄然尚之不若是切

矣高祖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備省告其君者豈天固欲中微

唐室和何久謀之勿不如天意之昭也

綱十月築長安外郭○自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安駕

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

妄君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上嘗出政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

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漏

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曰文操情實難原法

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直諫議也

目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

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范華陽曰以高宗之聞而求言如此由祖宗為之法也詩曰貽厥孫謀

綱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自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

譖訴后寵遂衰然猶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替

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陽與佯通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

聖王不恃天命  
唐太宗有  
功在人

仁貴昏桃  
大呼

高宗不罪  
薛景宣

瓦為必不  
漏

引駕直諫

祖宗為之  
法

以無忌子  
三人為朝  
散大夫



無忌對以他語

大臣以義正君

以裴行儉為西州長史

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歡拜無忌寵嬖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范華陽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為重矣高宗欲利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怨來姦臣之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綱**乙巳六年八月以裴行儉為西州長史西州高昌地○國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

**綱**九月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鑑**正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宮中既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

不入

皇后召袁

手

佳兒佳婦

逐良與劾

駭指

以下見先帝歎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頭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撲殺投擲而擊

授之療音老又音瓜西南夷曰遂良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褚遂良杭州人故云樸樹角反

**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問秦事泣涕極諫上疏曰但已傾軋似滅周每

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

逐良固執

以爲不可

何必更問

外人

乙酉監甫 唐高宗二十一年



韓瑗為逐  
良諫苑  
遂良體國  
志家

遂良風霜  
鐵石

取決于李  
勸二言  
高宗立  
武氏時李  
勸乃顧命  
大臣果能  
盡托孤之  
責在與

遂良昧消  
息為虛之  
理  
武氏立  
武氏逐良

可謂忠矣  
然論者猶  
或議其有  
未盡其  
意何在

帝範皆空  
言  
太宗首惡  
笑中刀

李猫

李安仁獨  
候見

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用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  
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賤遂良為潭州都督潭州隋之

為長沙府  
屬胡廣道  
○曰其後韓瑗上疏為遂良訟免曰遂良體國忘家風霜其操  
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頓首無辜稍覺  
非罪上不聽君之與而且斬神堯之祚誠所謂一言喪邦者也矧勸受任  
尤浮於敬宗矣

范華陽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勸之二言勸若以為不可則武氏  
博矣太宗以勸為忠託以孤幼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  
難之信矣

胡致堂曰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姤壯勿取之義若當武  
邪欲勿干先帝之私悉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過也當其時而不  
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血無益矣

○十月下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命司空李勸賁爾綬册皇后武氏  
○百官朝后於蕭儀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問行

至其所呼之王皇后泣對曰至尊若念曠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  
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  
而死又斬之后數見王蕭為祟如死時狀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

胡致堂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  
所行爾武氏之立其以納巢刺王妃為法乎故曰為人君父而不知春  
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唐世無家法由太宗首惡也

綱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鑑義府容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  
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丁南湖曰按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壁州司馬遂以王儉德之計  
後以弄權流死論者  
但恨不夷戮之耳

綱丙辰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忠既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  
子李安仁獨候見涕泣拜辭

而立德王弘為皇太子弘武后  
所生也  
書法書以何宜廢也忠則易為宜廢帝之立之非也立子以嫡無嫡以  
賢玉后利忠母之易制而請之私也綱目於此書以不書廢



二月贈武士護司徒贈爵周國公護后父書贈賜

夏免山東丁役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

陳之來齊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

國之饑者賜之衣老人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

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桑則國人

皆有餘衣矣故人君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後丁歲別數萬後之

則人太勞取庸則入太費願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六月詔以高祖配昊天於圜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

七月貶王義方為萊州司戶自時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亭子

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為大理丞畢正義枉法黜之將納為妾事覺義府

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

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奈何

陵身殺身以成子名

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

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頓首不退義

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請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按

書王義府事母孝謹淹究經術性寒特高自標樹始魏徵愛其才每恨太

直卒不容於時

丁巳二年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發明是時李義府當國承望皇后之

樂也房帷之八月貶韓瑗來齊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自時李義府許

敬宗誣奏遂良與瑗潛謀不軌皆坐貶瑗振州濟台州遂良愛州柳頭象

州後詔斬縞瑗柳頭瑗已死發劉洎之子訟其父冤言為遂良所指而

死李義府助之給事中樂彥璋曰劉洎自比伊霍不為無罪今雪洎罪則

先帝為用刑不當矣上然其言事遂寤

胡致堂曰苟有失德子不可揚而導之引諱可也國家政刑治亂所繫

失常在天下非之為世議之是豈所以為孝乎彥璋之言雖為先帝蓋

彥璋意而言非

用刑之失亦恐遂良由此重獲罪耳其意則是其言則非也



杜正倫以先惟自處

綱戊午三年十一月貶杜正倫為橫州刺史。李義府為普州刺史。○目李義府有寵於上。負其無厭。嘗官鸞。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於上。上兩責之。義府除名流雋州

正倫不耻

○目李義府以貪冒見黜。胡不書以罪。蓋寵而用之者。高宗之私也。以私意忿爭。不能斥言其姦。是亦義府之流耳。此而書之。夫豈過哉。

正倫亦義府之流

綱鄂公尉遲敬德卒。敬德晚年閉居學。延年術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卒。謚忠武。

于志寧中立不言

綱已未四年四月。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目武后以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會人告太子先

文常漢之賢主

馬韋季方罪。殺許敬宗與辛茂推鞠之。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

因

真昭不可同年語

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縶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

改氏族志為姓氏錄

綱六月改氏族志為姓氏錄。○目初太宗脩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

時人謂之勳格

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於是士卒以軍功至位五品者。預士流。時人謂之勳格。

高宗成武后之威

綱庚申五年秋七月。廢梁王忠為庶人。○書法甚廢何綱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書法甚廢何綱上初苦風眩。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徹涉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書法高宗成武后之威

高宗成武后之威

綱辛酉龍朔元年。徙瀋王賢為沛王。○目賢聞王勃善屬文。勃字。召為脩

一編卷之二十一











仁軌歷履  
生真志  
過

高宗不使  
齊賢捕鯉

高宗善善  
不用

本安期論  
薦賢

不自安仁軌歷履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薦為

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劉道祥卒○國子齊賢嗣齊賢為人方正上其重之為晉州司馬典

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鷄有邪

胡致堂曰人主雖有嗜欲昏蔽其本心之明亦不可亡也特所蔽者重

其謂善善不能推廣其明耳高宗既知齊賢方正不使捕鷄亦不能采

用郭公之道爾

綱丁卯二年正月耕籍田○國有司進耒耜加以瑠節上曰耒耜農夫所

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綱夏六月以楊弘武戴至德李安期之子張文瓘趙仁本並同三品○國

上屢責待臣不進賢李安期對曰此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讒者已指為朋

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

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邪上深以為然

綱戊辰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于五天官書五車五星在車北五車

目上避正殿減膳徹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

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

姓也不許彗滅

綱九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國時薛仁貴乘勝將攻高

麗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且遂為前

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遂平其地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諸將孰

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待軍嚴整高倬忠果有謀契必何力沉

毅能斷然夙夜小心奉公憂國皆莫及李勣也

綱已巳二年二月以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監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

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有若無言而

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

承慶考功何如

承慶考功何如

忘身憂國  
莫及李勣

何如

承慶考功

何如



龍辱不驚考中上。○國時渭南尉劉延祐弱冠政事為畿縣最李勣謂曰

足下春秋南邇遠擅大名直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三月詔幸涼州不果行。○詔以十月幸涼州議者多以為不宜上聞

之君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狩故朕欲巡視遠俗若其不可何

不面陳而退有後言知來公敏曰巡狩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餘寇尚多西

邊兵亦未息隴右戶口彫弊鑿輿所至供億百端外間實有寤議但明制

已行故群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為之罷行。

范華陽曰高宗弱於所愛不顧禮義雖元舅顧命之臣以先帝遺言爭諫之易也且其不從其不可入也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聽諫而謹於細行亦不免陷於大惡也

十一月李勣卒。○自上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

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

范華陽曰甚矣李勣之佞也諫之不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覆無餘吾有此子孫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絕絕

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范華陽曰房杜事君以忠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可謂不能省己者矣知父子不責善骨肉之親無

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狄官所以為訓乎

勣勸為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

散之將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

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勣已

為僕射親為之煮粥風回焚其鬚髮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

為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其可得乎勣嘗謂人我

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不快意則殺之十七

八為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卒謚貞武孫敬業嗣

天將用兵救人

九綱監補

唐高宗二十一年

十一



李勣與楊素同科

問蘇東坡

李勣為唐腹心之病何如

裴行儉奏定銓注法

身言書判

劉曉表皇

尹遂昌曰

勣在兩朝論其勳業殆與衛公鄂公諸人等今綱目獨削其之罪故其書法若一是皆深貶而誅

蘇東坡曰

衛霍之流爾疆場之事夷狄內侮能以少擊衆便敵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餘矣若社稷之寄存亡之幾此兩人者蓋惜不知焉太宗欲伐高麗請已老矣而自請將兵以堅太宗武之志幾成不戰而自焚之禍高宗立武后勣以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后之禍及及後唐室不絕如綫則二人者為腹心之病大矣

綱定銓注法

蓋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刑少常伯裴行儉始與負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

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

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法有四一曰身言書判二曰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道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

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

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各給以符謂之告身謂之告身其中具列褒貶訓戒之辭通典曰唐明皇開元三十三年七月吏部尚書李暉奏告身印與曹印

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勳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

况書判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

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者

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

取士以德行

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

重矣

○綱三月許敬宗致仕

○綱二月皇后以皇請避位不許

○綱壬申三年八月許敬宗卒

○目太常博士袁思古以敬宗嘗奏流其子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

取士以德行

重矣

取人以身

取人以身

取人以身

取人以身

取人以身

取人以身

取人以身

取人以身



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為

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

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

以刑文偉為右史王及善為左千牛衛將軍○曰太子弘罕接宮臣典

膳承刑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為右史

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

及善繼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甲戌上元元年三月以武承嗣為周國公皇后兄元

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九月大酺○曰上御鸞翔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至東朋

周王顯至西朋角勝為樂漢書角抵謂兩兩相當角赤處俊諫曰三王春

秋尚志志趣未定當推舉讓與相親如今分二朋通相誇競非所以崇

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爾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遽止之按漢孔融

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

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天后多

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稹之等使之撰列女傳等書時密令參表奏以

分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按唐書處俊資約素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

四月太子弘薨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弘仁孝謙謹天后以其

胡致堂曰太子弘幼有美質其過失惟命宮臣擲倒一節而已嘗受春

對曰春秋義存褒貶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誰口不可道固

亦耳不忍聞願受他經輸請禮從之弘方幼學而心志如此豈非賢

十三

處非眾人所及

處俊之言至中

北門學士

武后雖忌之以其

經籍聖人春秋義存

亦耳不忍聞願受他



太子願受他經  
此春秋所

至德叔理  
誰詰

威福者人  
主之柄

辭事僕射  
時人稱其

文雅嚴正  
以仁傑為  
侍御史

乎其死也非有他故特以表請弗肯嗚呼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問安侍膳此外非所預也君父

綱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張文瓘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

李敬玄同三品目仁軌至德更曰受聘訴仁軌常以美官許之至德必

處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為奏辯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

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而深重之有老嫗欲詣

仁軌陳諍諍詣至德至德意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

射和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卿囚聞改官

皆動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

綱天子儀鳳元年九月以狄仁傑為侍御史目時將軍權善才中郎將

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

曰我不殺則為不孝狄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

以為難臣以為過禁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

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杯土陛

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王臣不敢奉詔者

恐陷陛下為不道且蓋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權仁傑為侍

御史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寮鄭崇嘗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

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史贖仁基請代行按唐書仁基

愧乎遂相與輯睦

胡致堂曰高宗於乃考帝範十不尊一妻八人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

袁了凡曰容友誼均兄弟若推而上之雖其父母猶已父母古人處此

良不鹵莽狄仁傑以同僚鄭崇質母老請代之使絕域柳宗

蓋見釋之  
於地下

北斗以南

帝範十不

尊



元以友劉禹錫母在願以已柳州易禹錫播州此為僚友之親在乃其  
以安其母之心幸授以友楊凝母老甘讓進士於疑以為其母榮今世士  
夫處僚友若萍梗相值無少顧念事利害僅毛髮以秦越人視甚或濟  
焉矧推念及其父母此四公皆再  
事而可以激頹俗救衰而存之

○九月詔王素節哀刑安置○王素節警敏好學夫后惡之以為申州刺  
史素節以久不得入覲著忠孝論后見之誣以賊賄降封鄱陽王安置哀

○戊寅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於光順門元旦百官朝后始此

○夏五月幸九成宮○山中雨寒從兵有凍死者

○胡致堂曰高宗可謂舒遲解緩之君在各徵宜得常煥今乃盛夏而寒此武氏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惟見微者知之而人君不悟也

○九月李敬玄與吐蕃戰敗績後貶為衡州刺史○自上以吐蕃為憂恐召侍臣

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  
成大學士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全言文者則以辭華為

陸機無救  
河梁之敗

此已然之  
明效也

選將以智  
思為本

賞罰軍國  
之切務

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故陸機著論辨亡無  
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  
之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  
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關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  
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有  
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借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  
用命所損幾何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上善其言

○庚辰末隆元年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皇太子

○發明弘賢皆武氏所出弘既醜死賢又廢黜殘忍一至於此婦人之陰險真可畏哉

○辛巳開權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  
○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同時少府監裴匪舒為上造鏡殿上與仁軌  
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觀四壁有數

仁軌驚趨  
下殿

唐高宗二十一年

十五



四壁數天

能嚴以書

田游嚴不

立重照為

皇太孫

三王不相

襲札

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別去

綱七月徵處士田游嚴為太子洗馬○田游嚴隱居泰山上東封嘗幸其

廬嚴為洗馬無所規益薛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

聖王居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之蘭耳皇太子春秋

鼎盛聖道未周足下乃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塞聖王調護

之寄乎游嚴不能答

綱壬午永淳元年春二月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自上欲令開府置僚

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

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

其非法竟不補授書法太子在而立太孫非失地時重照不得良死蓋原於此

綱聞喜憲公裴行儉卒○裴行儉有知人之鑑初為吏部侍郎進士王

勳渠據反王咸陽尉今屬西安府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

三君後當相次掌銓衡銓衡官衡言僕有弱息所生之子願以為托是時

勳弟勃與華陰楊炯華陰漢縣名今屬西安府范陽屬順天府今省

賓王義烏唐縣名今屬浙江金華府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必顯遂行儉

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章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

祿之器邪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令終謂得善其終也既而勃渡海

墮水海謂南海也王勃父福時坐勃作闕鸞文故左遷交州終於盈州令

盈州唐縣名今西安縣屬浙江衢州府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水謂潁水也源出

唐英公李敬業起兵謀誅武后使駱賓王作檄以數其罪后遣李

孝逸將兵討敬業及敬業敗賓王被誅后見所作檄文深嘉嘆賞之勳味道

皆典選如行儉言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若程務後多為名將

書李勳表行儉皆功臣也勳不具官而行儉

丁南湖曰行儉嘗論武后之立為禍始蓋無忌遂良之黨正人君子也

目上欲用郭待舉魏玄同等謂中書令崔知溫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

虛駭玉揚

皆以文章

去先器識

不具官

行儉

行儉

行儉

行儉



人君當委  
以責成

預聞政事不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  
為名先是玄同與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以責成功所委者  
當則所任者自精矣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者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  
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此人之眾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  
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  
窮况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疏奏不納

綱七月作奉天宮在嵩山之南○鑑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監察御史裏行

李善感諫曰數年以來殺麥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咸駕陛下宜

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

亦優容之自指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

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詩卷何篇鳳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綱突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鑑是歲突厥餘黨入寇仁貴將

鳳鳴朝陽

仁貴免胄  
示虜

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

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

綱以婁師德為河源軍經略副使○目吐蕃寇河源師德將兵擊之八戰

八捷上以師德為比部員外郎左驍騎將軍文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綱癸未弘道元年十二月帝崩太子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鑑上疾甚

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詔太子即位政事咸取決於皇太后焉

賀善贊曰高宗在位三十四年綱目書濮王開府書罪獻罵大者予之

中宗皇帝名顯高宗太子即位後為母武后廢為廬陵王居房州十

附則天順聖皇后名墨潛位二十一年壽八十一歲○乘唐中衰撥

高宗可示  
惟一事

思德有文  
武材

八戰八捷

為河源經  
略副使

以婁師德

象州今屬廣西  
柳州府仁貴於

咸亨中以大并  
州之敗賊象州

何以給我  
仁貴免胄示之

面虜相顧失色

耳若其清亂人倫委政房闈  
幾殆宗社之禍可勝罪哉

中宗皇帝名顯高宗太子即位後為母武后廢為廬陵王居房州十

附則天順聖皇后名墨潛位二十一年壽八十一歲○乘唐中衰撥

名墨潛位二十一年壽八十一歲○乘唐中衰撥

九綱監南

唐中宗

十一



靈甲申嗣聖元年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正月立妃韋氏為皇后。擢后父玄

貞為豫州刺史。為汝寧府屬河南道

劉仁齋曰愚按文公感懷詩曰晉陽故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

崇崇淫毒極宸極虐婚播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曰功云何歐陽子

乘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比客假范太史受說伊州翁春秋

二策萬古開群蒙又按尹氏曰昔范氏祖禹備唐鑑取法春秋黜武

氏之號繫嗣聖之年而通鑑則本之唐史列武氏於本紀即以光宅紀

元自是蓋用武氏之號今朱子綱目止以嗣聖紀年終武氏世蓋中

宗國之正統武氏安得而絕之甚至革命易姓無異紀年終武氏世蓋中

唐之天下武氏安得而絕之繫嗣聖而黜光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示

天下以正大之義使後世亂賊之徒無以自立於天下耳愚讀朱子之

詩與尹氏之言益以王先生之所命為尤信故敢狂僭而正之云耳

綱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曰立永平王成器為太子鑑中宗欲

以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

侍中和炎懼曰太后密謀廢立是日戊午太后廢中宗為廬陵王廬陵今

安幽於別所立豫王曰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睿宗即豫

弟不得有所豫

胡致堂曰世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刻回

以啓華命屠戮之禍罪不止於廢君而已也

綱九月甲寅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目改元號光宅。旗幟皆從金色。

書法金土子也書改服色目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

太后立武氏七廟。目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

炎諫曰太后世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事

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胡致堂曰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女主廢

綱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目時諸武用事唐

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慨會昌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

賓王杜求仁魏思溫各坐事遭貶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

亂

太史受說 伊州 萬古開群 蒙 綱曰裴炎 聖而黜光 宅

中宗事起 裴炎

裴炎諫武 氏立七廟

裴炎諫武 氏立七廟

裴炎諫武 氏立七廟

裴炎諫武 氏立七廟



宰相之過

亂以匡復廬陵王為辭思溫為之謀王於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有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一物曰杯土指墳墓也土未乾謂高宗葬未久也六尺之孤何在蓋指言中宗也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猶言不遇也遣大將李孝逸將兵以討敬業按唐書敬業敗賓

發明

廢君天下之大惡人神之所共憤天下得而討之也敬業為是舉武氏之罪而非以是予敬業也

袁了凡曰

駱賓王首事信草然偽臨朝一檄顯揭逆賊暴之日中妖名之塗鼓行而前執禦而卒迨遭一推也哉余悲賓王之才將馳鞅功裝吏部書乃倦倦自託於徐元直李令伯之流蓋慈孝之義藹然斯豈廉概樹一節者且其言曰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於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然則公蓋天性忠孝而其所立固已素矣

魏思溫說李敬業

金陵有王氣

天下為危

敬業不能用思溫之

綱太后殺侍中魏父以驚味道為內史李景讓同平章事。綱李敬業取潤州李孝逸擊殺之。○初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以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李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用元忠策先擊敬業走之進擊敬業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孝逸追斬。

陳嶽論曰

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歿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直為叛逆不亡何待



元忠不待  
價而沽

**胡致堂曰**

元忠不待價而沽者其言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使敬業而  
敗則武氏愈安何繫於唐室然則將不令孝道之問自悔而去也  
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寵祿溥有道以遠迹猶  
袁了凡曰性老尚不忠不義答易一言負人付託禍敗人國家亡賴賊  
士何意近出其裔偁大義而蓋前愆可謂有子矣何燕泉謂徐氏覆  
宗之商距勸死才十一年謂天之報施嗟夫使天報惡逆率以令子則  
世之子孫為善不幸而罹禍者舉為祖父不善之報耶而首鼠草間全  
軀保妻子之臣且反為家之孝子矣蓋何氏以惡勸可也浸淫始及於  
敬業不  
可也

帝在均州

**乙酉三年**

**尹遂昌曰**

昔季氏逐其君春秋每歲必書公所在今武氏既廢中宗然  
春秋之法也或曰前已善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曰矣今此所謂  
帝者得非豫王邪曰非也何以知之以下書婦政豫王曰知之也夫書  
法之嚴本諸春秋固已明白至於書所在或恐疑為豫王故不得不為  
之辨以告後之君子  
**丘文莊曰**按唐史臣沈既濟謂魯昭公之出春秋書其君曰公出乾侯  
君雖失位不敢廢也每歲之首必書中宗所居紀稱中宗而

綱目萬世  
高見

**綱**

**三月太后遷帝于房州**

房州唐之州名今湖  
廣襄陽府廬陵縣

五月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書法

**胡致堂曰**

女而自媒來貞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輕之武后之  
詔不足論矣而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也乃引以為美談曰當  
時有得入之稱累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為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  
通誼也誠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寧憂之才何必

事述武后范祖禹作唐鑑非唐書列武后于本紀故繫嗣聖之年號武  
后之號綱目本此二說於每歲甲子下大書嗣聖之年分註武氏年號  
於其下終武后世每歲書帝所在而武氏行事則以太后書之可謂萬  
世之高見矣說者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國不容有兩號武氏既革  
唐為周有周則無唐無唐則無帝矣而帝與周同書豈得無室礙乎且  
是時武后既廢中宗立睿宗睿宗雖虛器武后未嘗明廢之也書帝  
在其處而不著其名則混而無辨矣况曾昭公乃列國之君是時未  
年號昭公雖次于外季氏專國猶虛其位以待之不敢別有所立也中  
宗即位僅一月即立豫王為皇帝改元光宅明年又有垂拱之紀則是中  
朝廢之後君事至于九月又改元光宅焉所謂嗣聖之號僅有垂拱之  
既廢之後君事至于九月又改元光宅焉所謂嗣聖之號僅有垂拱之  
以其年次第書之則是假辭以立義非紀實也史綱於中書唐字而  
於其下分書武氏之年以見是時天下雖專制於武氏而實唐之天下  
雖曰唐之天下而所以專制之者實武氏也及乎武后在之書必著  
其名而使天下不疑中宗於睿宗如此則義得其正事不沒其實賊后之  
罪既得以暴著于天下君臣之義又得以昭明於後世云



開街驚之明消  
廉耻之道乎

南牙宰相  
所往來

帝在房州

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自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為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懷義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毆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人宮營造，補闕王來禮表請闈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後蘇良嗣為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優蹇，不為禮。良嗣大怒，令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書法醜之也。

袁了凡曰

蘇良嗣高宗時遷荆州長史，帝遣宦者採竹，江南將將上竹葉之武后時遷文昌左相，命左右批薛懷義之頰，二事皆人臣之所難而良嗣能之，其誕誕伸其剛烈直往而不撓，真古大臣風而史稱當世恨其少學，蓋求之備矣。豈亦太史公評申屠嘉無學術，始與蕭曹陳平異者邪。

綱丙戌三年，太后垂春正月，帝在房州。

開告密之門

羅告密羅

羅無辜

三月，太后置銅匭受密奏。○鑑太后命鑄銅為匭，朝堂四面塗以方色，昭諫在南，白曰申亮，在西，黑曰通玄，在北，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時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如今告密之類，有告密稱旨者，則不次除官，於是告密者蜂起，胡人索元禮因告密權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又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或倒懸石絕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囚輒先陳其徒網羅無辜，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自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伏惟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有山出於新豐  
新豐  
慶山

綱九月有山出於新豐。○目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瘧瘵生。瘧瘵，肉外之疾也。地氣不和而地阜出。阜，土山也。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及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嶺外。

狀刺史德美者盈路

綱太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目仁傑為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入寧州，覺着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表薦之，徵為冬官侍郎。

綱丁亥四年太后垂拱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夏四月，太后以蘇良嗣為西京留守。○目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漁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菜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綱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目禕之竊謂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禕

不係鳳閣  
不係鳳閣  
不係鳳閣

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何名為救？太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此則宰相之言

綱九月，虢州人楊成初矯制募人迎帝于房州。太后殺之。○書法人微者其也。武氏廢帝非義也，迎帝復位，義也。書誅則何以勸義？故此書殺之。然則其必書矯何以為果義也？雖與權可也。綱目勸義之意深矣。

綱十月，太后罷御史監軍。○目太后欲遣章待價擊吐蕃，章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將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綱胡致堂曰：武后不置監軍，可為法矣。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蔽。賢德皆不能出其卷絡，豈偶然哉？

武氏可為法  
武氏可為法  
武氏可為法

武氏智謀之高

御史監軍

御史監軍

武氏智謀

武氏智謀

武氏智謀

武氏智謀



綱 戊子五年太后垂拱四年春帝在房州

綱 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自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

議其制度不決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諸儒以為明堂當

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為遠。毀乾元殿以其地為

之書法。武氏堅水之坤以陰代陽乾元之號非其意明矣於是議立明堂因行其計毀乾元殿以其地為之綱目書曰毀乾元殿作明堂誅

仁傑往雷四祠

綱 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自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

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綱 八月琅琊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自

太后潛謀弒帝。稍除宗室。因韓王元嘉等謀舉兵。匡復唐室。太后遣將軍

丘神勣等擊殺之。初越王貞將起兵。遣使告壽州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

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耶。大丈夫

蘇珣抗命不阿大雅

當為忠義。無為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珣按

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龜。齊公讓。常樂公

主於東都。迫使自殺。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貞黨以當坐者六七百家。當

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誣誤。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

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相携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張

光輔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

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公之頸。雖死如

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

後世必謂秦無人

君逐昌曰。武氏亂唐人神共憤冲身為宗室尚皆坐視弗恤後世必以為忠臣義士之勸也

丁南湖曰。直書太后殺除宗室則知宗室之有罪。又似李唐之無人。非

究

狄使君活汝

仁傑力注

忠臣義士之勸

丁南湖曰

唐中宗二十一

十三



遂大殺宗室則諸王之節義  
武氏之極惡衰賤並見年

綱已丑六年太后永昌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九月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書法討罪大義而人僧

綱閏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同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

不渝謂之耐久明周興素惡玄同誣之曰玄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

耐久太后怒賜死下家或教之告密黃得召見自陳玄同歎曰人殺鬼殺

等耳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

綱十月太后殺鄭王璠等六人自初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

昂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

其論甚美至是又上疏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

誅比者大獄增多愚臣初謂皆實去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

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晉天文志曰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又蕭

聖人法大應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

在獄官陛下何不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

綱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書法周士護始封國也改用建子

綱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

綱太后自名墨音改詔曰制以獻至是行之墨即照字也

綱庚寅七年周武氏天春正月帝在房州綱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

綱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誦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

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查舉奔競相尚諂訴無軌至於不應經邦

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筆跡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

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綱致堂曰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于大廷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若貢

富文忠公謂試于南宮而又試之殿無是以前宮為不足信邪故

與况其事始於借竊淫亂之武后不可不革也

富文忠公  
說甚當

富文忠公  
謂試于南宮而又試之殿無是以前宮為不足信邪故

與况其事始於借竊淫亂之武后不可不革也

十四



蘇家何嘗

徐杜此法

得徐杜必

此以爲元

綱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於和州以侯思止王弘義爲侍御史

人侯思止素詭譎無賴告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發徙和州貞亦族

滅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

后悅從之衡州人王弘義素無行太后擢爲殿中侍御史

義新進入獄者非死不出朝廷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

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談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爲深酷惟

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

杜必生有功初爲蒲州司法

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其斥之追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條累遷司刑丞酷

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百家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

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

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

日知果直

綱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曰爲皇嗣改姓武氏

御史傅遊藝帥關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

可之乃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立武氏七

廟于神都神都今改河南府以傅遊藝爲左王鈴衛大將軍遊藝期年之中歷衣

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官

發明武氏爲唐妾婦遂乃革命稱尊威唐社稷綱目自是書周書武氏蓋絕之於唐明其不得爲李氏婦而中廢亦不得而母之爾

胡致堂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釋芥是也酒可言也婦居尊位武氏是

丁南湖曰游藝於今年九月建議改唐爲周是反賊之首也明年九月

綱周以徐有功爲侍御史

道州刺史李行獨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

綱周以徐有功爲侍御史

綱周以徐有功爲侍御史

綱周以徐有功爲侍御史

以徐有功爲侍御史

綱周以徐有功爲侍御史

綱周以徐有功爲侍御史

綱周以徐有功爲侍御史

三千年間

四時仕官

綱周以徐有功爲侍御史



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友囚當斬太后免有功  
官然太后雅重有功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  
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  
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聞者相賀

綱辛卯八年周武氏天授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綱周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

來俊臣鞠  
周興

請入此罪

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  
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  
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  
興惶恐叩頭伏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  
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刑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  
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臣文莊曰按武后雖女主然其本心之天理亦未嘗無也雖以一時變  
過而善心生卒亦未嘗不知其非也是以酷吏無不坐誅而當時宰臣  
順成之者亦皆其陷已於淫刑焉

狄仁傑不  
願知者

綱九月周以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曰太后謂狄仁傑曰卿  
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諧卿者名乎仁傑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  
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昭德諫以  
姪為嗣

綱周殺其同平章事褚元輔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曰先是王慶之  
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元輔等不從大許諸武意皆坐誅慶之復請太后  
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  
武承嗣命樸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  
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  
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  
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



袁了凡曰李昭德為相而答殺王慶之榜殺侯思正勇哉此申屠嘉所稱其類惟推為衆所指目肅察矣當官而行矯枉拂邪則有之以守道也何枯樞之有儉采丘惜迺為辭小甘心焉武氏惑之以放於死悲夫

綱周殺右將軍李安靜○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

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書法

綱壬辰九年周武氏如意元春正月帝在房州○周武氏引見存撫使

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

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

量權槌侍御史擢權俱反權傳遺反齊魯謂四齒把益脫校書郎益通作

也脫者梳之形模官不得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趙心存撫使目聖神

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

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胡致堂曰胡致堂曰自反此月王所為也且其運動四海呼吸雷風一詩英賢無

綱周以郭霸為監察御史○郭霸以諂諛拜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

問之因嘗其糞喜曰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綱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為縣令○同時來俊臣羅告之罪而告之任知

古狄仁傑裴行本裴宣化盧憲魏元忠李嗣真謀反親鞫之仁傑曰大周

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

安靜不肯署表勸進

重載斗量 趙心眯目

英夫競為之用

呼吸雷風

書伏置綿衣中

九綱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詐為仁德等謝死表上之。太后因平章事樂思晦男上變意稍寤。召見仁德等問曰：「卿承友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考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

杜燕不談

五月禁天下屠殺採捕。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眾。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懷一談，餓與炎同，猶言一口之食也。上表告之。

侍客亦貢

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張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姑姪何如

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先是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猶有篡弑其父者，况姪乎？」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彼代吾勞汝勿言也。」

父子

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彼代吾勞汝勿言也。」

胡致堂曰：以文而觀昭德為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觀則去其預政事其氣談亦少損矣。

綱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

官，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鬼朴言其身必死，未幾為鬼也。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上告也。如今告奸之類。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

構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之。補闕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誦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一。此知變之善也。自

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鈞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

此知變之善

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



妙策六  
今之芻狗

招德破則  
得其情

交誰如友  
手之易

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室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疋。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効之吏。皆相矜以虐。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芻。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和。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察考當今之芻狗。言向也。莊子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衡巾以文。綉尺。祝齋戒。以將之。及其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首取而爨之。而已。林希逸曰。芻草也。結草為狗。形以解厭也。祭時所用也。則奔之。

胡致堂曰。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為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無如及手之易。得其情。故也。苟直曰。承嗣不可相制。獄不可用。是以水火石而已矣。

十月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曰。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譖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為厭。太后殺之。疎於宮中。莫知所任。德妃父劾。溥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妃。母龐氏因請夜祠禱。而發其事。御

有功掩罪

好生聖人之大德

結德寬厚

此所以為  
吾愛唾面自乾

史薛季昶按之。以為當斬。其子布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以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當絞。令吏以白。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亦不死邪。既食掩罪。孰寢。太后曰。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有功坐除名。綱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自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璹之請也。書法武后行事。方峻。用積姚璹為之。隱掩。故建是議。然善送。史記則史官所記。一受成于宰相矣。是得為信史乎。

綱癸巳十年。周武氏長春正月。帝在房州。監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愀然容色。變也。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天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薛文清曰以武后乱朝酷吏羅織故為此忍耐之言以訓其弟殆有得

於言孫默容之戒矣

金藏部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及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太后聞之。令舉入宮。使醫內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磨宗由是得免。

甲午十一年周武氏延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月梨

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通鑑作杜景倫○監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直宰相也。

相

胡致堂曰。并木有小華。於秋冬之交者。非瑞也。亦非異也。景儉失之為天地易位乎。幸能正言。苟若蓋言而淺言之。姑以盜世俗之小名。何足為也。

表了凡曰。杜景儉不肯賀九月之梨花。玉求禮不肯。賀三月之雪。能正言以爭感國之瑞也。

十一月周明堂大。○同時御醫沈南瑋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愠。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懷義命殺牛取血畫大像首為數百段

如知几陳四事

太后諱之。懷義內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陰使人毆殺之。以明堂大制求直言。獲嘉縣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曰。今六合清晏。帝赦令不息。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微幸。一也。海內具盜。無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緋服。聚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二也。取士太廣。宜加沙汰。三也。牧伯遷代太速。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四也。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知几著思慎賦

乙未十二年周武氏大册春正月帝在房州。

了凡綱目

唐中宗二十一年

三十一



武收緒其  
官屬隨  
武收緒其  
恬淡遠

綱十二月周安平王武收緒棄官隱高山。○國收緒少有志行恬淡寡欲  
求棄官隱於高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以觀其所為。收緒遂優游巖壑。  
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發明收緒於是高  
人一等矣。

武收緒其  
智足嘉  
武收緒高  
人收緒高  
武收緒高  
人一等

書法者武方為天派而收緒獨能恬澹遠徇其  
高人收緒高方正學曰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為所變者三人司馬氏  
之受寵祿為最貴子固非全豈可及  
然卒至受正爵而不辭其歸與全豈無異矣

武收緒高  
人一等  
武收緒高  
人一等  
武收緒高  
人一等

綱丙申十三年周武氏萬歲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目欽明為突厥所執。默啜寇鹽州。以欽  
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  
襲虜營。而城中無論其意者。書法觀欽明亦可謂志節之士矣。綱目  
不書。則不以周之臣累欽明也。

武收緒高  
人一等  
武收緒高  
人一等  
武收緒高  
人一等

綱周以姚元崇為夏官侍郎。○自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姚元  
崇剖折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武收緒高  
人一等  
武收緒高  
人一等  
武收緒高  
人一等

綱十月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自太后思有功用。法平恕。權拜侍  
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自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  
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  
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  
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  
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  
逢革命之秋。獨維新之運。人主有疑於上。酷吏恣虐於下。而徐公守死善  
道。操持明曰。幾陷囹圄。數掛網羅。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則乃得展其  
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  
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參考按唐書盧若虛曰  
徐公當雷電之震

有功進道  
徐公於今  
誰與為比  
主人曰四  
海至廣人  
物至多或  
匿迹韜光  
僕不敢誣  
若所聞見  
則一人已  
當於古人  
中求之客  
曰何如張  
釋之主人  
曰釋之所  
行者甚易  
徐公所行  
者甚難難  
易之間優  
劣見矣張  
公逢漢文  
之時天下  
無事守法  
而已豈不  
易哉徐公  
逢革命之  
秋獨維新  
之運人主  
有疑於上  
酷吏恣虐  
於下而徐  
公守死善  
道操持明  
曰幾陷囹  
圄數掛網  
羅豈不難  
哉客曰使  
為司刑則  
乃得展其  
才矣主人  
曰吾子徒  
見徐公用  
法平允謂  
可置司刑  
僕觀其人  
方寸之地  
何所不容  
若其用之  
何事不可  
豈直司刑  
而已哉考  
按唐書盧  
若虛曰徐  
公當雷電  
之震

綱周以張昌宗為散騎常侍。張易之為司衛少卿。○自昌宗易之年。少美

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皆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撻請勿之為

五郎昌宗為六郎  
綱丁酉十四年周武氏神功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以正及善為內史王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事太后曰外州未事此為根本卿不可出留為

內史察考按唐書及善不甚文而清正自持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後改文昌左相卒

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同及諸武及太平公主共

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國之元惡不

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賄如山冤魂塞路

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

眠背帖席

而快俊臣仇家爭噉其肉噉吐須臾而盡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

狄張皆心平唐

罪惡昌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士民皆賀於路曰自今眠者皆始

帖席矣綱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帝還東都

綱戊戌十五年周武氏聖曆元年春三月帝還東都綱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

仁傑諫立武氏

子太后意未決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

姑姪母子執親

定天下傳之子孫天帝以一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地族無乃非天

下者以四海為家

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

元百股元

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附謂合食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

元百股元

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

元百股元

首股朕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



起子則  
西其疾

吉瑣後容  
說三張  
天下未忘  
唐德

仁傑感唐  
武氏

人臣建策  
效功  
休公惟  
唐室為念

仁傑足繼  
初發

行中請備  
藥物

行中藥苑  
中物

味道廣茂

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  
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  
思之意吉瑣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瑒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  
罷天下則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瑒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  
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長保富貴矣  
二人以為然承問屢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有疾遣使召之及其  
妃子皆詣行在承嗣快快遂發病死

發明

胡致堂曰

八月周以狄仁傑兼納言官名○曰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

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承矣  
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  
諸畜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  
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蔡處齋曰古人謂美疾不如藥石則參朮攻疾與珍味適口者其所得  
矣而行冲之數規諫尤藥籠中物不可一日少者非行冲不能致梁公  
之重非梁公不能容行冲之規二首相遇而交相成焉此所以為廟堂  
既危而後安欤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蘇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

曰處事不欲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

周以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曰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迫者虜退

九國益南

唐中宗

廿二



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曰邊塵暫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諸  
為突厥契丹脇從之人皆是計迫情危且圖賒死今且潛竄山澤露宿草  
行罪之則眾情恐懼怨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  
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自食蔬糲禁其下不得侵擾河北遂安

子昂武氏失言  
狄公幾與子昂比  
狄公飛龍  
寫唐詩  
胡致堂曰陳子昂諫說武氏其論亦美而或者訊其失言謂武氏不可  
同而情異者此屬是已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  
所為懇懇恐百姓虛勞根本搖動為唐計耳

綱已亥十六年周武氏聖春正月帝在東宮○綱八月周納言妻師德卒  
○監師德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

師德可謂  
知人  
師德薦仁  
無  
妻公盛德  
輕師德數擠之於外排也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  
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

仁傑既出嘆曰妻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  
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按唐書師德深  
沈有度量人有

許已誠懇以自免不見容色總邊政為將相三十年  
儉樸忠誠無適莫與相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妻和  
袁了凡曰妻師德自邊都戴紅綵額應詔與虜戰八遇八克蓋猛士  
遠問不詭不阿當積暴之代而晏然以功名終攸其所為大類曹參皆  
更事女主曹之賢以其隨蕭而妻之伐存乎誰狄然曹無闕於韓呂而  
妻有開於存  
唐妻賢矣哉

綱十一月周貶吉頊為安固尉○同太后以頊有幹略以為同平章事委  
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視懿宗聲氣凌厲太后由  
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諸武况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  
今天后怒曰卿所言朕既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為  
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繩三七首鞭之不服則過  
其首繩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汗朕七首和頊惶  
恐謝諸武因共發其弟昌官事由是坐貶涕泣言曰臣永辭闕庭願陳一  
言太后問之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

物  
駁馬頂三  
吉頊願陳  
一言  
合水土為  
泥有爭  
半沃半天  
尊



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項項首曰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袁了凡曰紀處訥通妻於武三思以進其身而吉項納二女弟於武承能勤殺來俊臣以嚴語侵武懿宗皆人之所難至於勸二張以易弔為賀之資請相王盧陵以副人望則周之反唐與有功焉賢於鄴寄之責友矣

綱周以狄仁傑為內史○自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車駕觀華舍利太后許之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波胡僧詭譎直欲招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綱唐子十七年周武氏久春正月帝在東宮綱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綱及薨太后泣曰朝廷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

早耶綱太后常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學溫藉韞藉者有雅量之稱寬博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材卓犖有則有荆州長史

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秋官今刑部是也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

察御史桓彥範代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桃李在李師古師古李師望師望李師道師道李師誨師誨李師暉師暉李師望師望李師道師道李師誨師誨李師暉師暉李師望師望李師道師道李師誨師誨李師暉師暉

楊誠齋曰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徇唐非孤立於朕離之世乎乃下薦洛州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五柬之合與仁

官置蓋者郭子儀世乎乃下薦洛州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五柬之合與仁



仁傑終

武邑人安

恒上疏

蘇道味以

雪為瑞

玉求禮

李迥秀出

或問何處

仁傑而志行矣

武氏廢唐

神共憤

仁傑家

耻奮忠

每以

母子之

說感

悟武

氏亦信

重其說

而從之

徐不迫

卒復唐

緒故綱

目於

此特筆

起義書

爵書謚

而不係

之周以

著仁傑

始終為

唐之意

為天下

後世不忘

本朝者之

勸也

綱辛丑十八年

周武氏長

春正月帝在東宮

武邑人

蘇安恒

武邑漢

縣名今

定相上疏

曰陛下

欽先聖

之顧託

受嗣子

之推讓

敬天順

人二十年

矣今

太子孝

敬是崇

春秋既

壯若使

統臨宸

極何異

陛下之

身陛下

何不禪

位

東宮自

怡聖體

書奏太

后慰諭

而遣之

綱三月

雨雪

綱蘇味

道以雪

為瑞帥

百官入

賀殿中

侍御史

王求禮

止之曰

三月雪

為瑞雪

臘月雷

為瑞雷

乎味道

不從既

入求禮

獨不賀

進言曰

今陽和

布氣草木

發榮而

寒雪為災

豈得誣

以為瑞

賀者皆

諛諛之

士也太

后為之

罷朝

綱夏六

月周以

李迥秀

同平章

事綱迥

秀母本

微賤妻

叱媵婢

送女從

媵為媵

母聞之

不悅迥

秀即時

出之或

問何處

如是迥

秀曰娶

妻本以

養親今

乃違忤

顏色安

敢留也

綱十二月

周以崔

玄暉為

天官侍

郎綱暉

性介直

未嘗請

謁執政

惡之

改文昌

左丞日

餘太后

謂玄暉

曰聞卿

改官令

史設齋

自慶此

欲盛為

姦貪耳

今還鄉

舊任乃

復拜天

官侍郎

綱周以

郭元振

為涼州

都督綱

先是涼

州南北

境不過

四十餘

里突厥

吐蕃頻

歲奄至

城下百

姓苦之

元振始

於南境

置和戎

城北境

置白亭

軍控其

衝要拓

州境千

五百里

自是寇

不復至

城下元

振又令

甘州刺

史李漢

通開置

屯田盡

水陸利

舊粟麥

斛至數

千及至

是一縑

羅數十

斛軍糧

支數十

年元振

善撫御

在州五

年夷夏

畏慕令

行禁止

牛羊被

野踏不

拾遺

綱壬寅

十九年

周武氏

長春正

月帝在

東宮綱

五月蘇

安恒復

上疏曰

臣聞天

下者神

堯文武

之天下

也陛下

雖居正

統貫因

唐氏舊

基當今

太子追

迴年德

俱盛陛

下會其

寶位而

忘母子

深恩

綱

蘇安恒

復上疏

曰臣聞

天下者



天意人事

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諾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丁南湖曰安恒請武后禪位二疏及魏元忠為二張構獄又獨疏申救

命蘇頌

十一月周命監察御史蘇頌按雪冤獄。○時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太后乃命蘇頌按覆由是雪冤者甚眾

命蘇頌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為監察御史。○自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

張嘉貞

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自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為之條析理分莫不泐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及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為請以已官授之太后曰

張嘉貞

朕寧無一官自進賢耶因乃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

癸卯二十年周武氏長安三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初九日朔日食既

張說

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流張說於嶺南。○鑑初元忠為相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澤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

張說

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與說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說略以美官使證

張說

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求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非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關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古人以火炙

張說

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



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友。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周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友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周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併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君令抵罪，失天下望。太后不聽，竟貶元忠高要尉，戡說皆流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殿中侍御史王峻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啜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任，深負朝廷矣。

二小兒終為亂階 魏公幸已得全 魏公以忠獲罪 宋璟自愧 宋璟謂之曰 魏公幸已得全 今子復冒威怒 得無狼狽乎 峻曰 魏公以忠獲罪 啜為義所激 顛沛無恨 璟歎曰 璟不能申魏公之任 深負朝廷矣  
胡致堂曰：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請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問宋璟言義不回者，特以逢生府中，勢不得直，且苟為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耶？君子所以貴乎三益也。

之友也

張仲宋 萬全第一 中丞李何 卿五郎 裴懷古有文武才 赴夷獠 伏忠信可 通神明 鑑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說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棟場時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中涉仲友陰 中害之也太后知之，故得免。  
胡致堂曰 武氏雖肆行誅殺 而當時號為賢士 則未有死者 惟所寵信 則保護尤力 其與庸君遠矣 非惟盛時 弛張如志 及其未 殆 衆正畢集 則終賴以免 豈非智術之高歟  
綱周以裴懷古為桂州都督。○曰：始安獠反。始安縣名，今桂林府。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懷古有文武才，以為桂州都督。懷古飛書京，以禍福禱即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營，賊眾大喜，頓首悉定。



為相必以人為先

綱甲辰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綱周平章事朱敬則致仕。曰敬則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綱周以姚元崇為春官尚書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綱七月以楊再思為內史。再思為相專以諛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

內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

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

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爾。綱周貶戴令言為長社

令。曰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出為長社令

綱九月周以姚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

章事。曰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必厚有謀

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

八十矣重法其同平章事不書周所以表其為唐也

東之問不交

甲

宋璟志安社

宋璟不見昌宗

丁南湖曰東之於八十歲之十月拜相八十一歲之正月率兵討武氏八十老臣朝不慮夕况其舉兵也不先不後特在神龍元年正月俄頃之間向使其機會一失豈復有餘力乎然武氏之天命必以此一日而絕東之之功業必以此一日而成此所謂間不容髮者矣

綱十一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曰時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昌宗

曰惟易之昌宗侍側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衛士李弘泰占相泰言

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崔神慶來瑛鞠之瑛奏昌宗包藏禍心法當斬太

后不許瑛退左拾遺李邕進曰宋璟志安社稷非為身請瑛陛下不可其奏

亦不聽後遣昌宗詣臺瑛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勅赦之瑛歎曰不

先擊小子朕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瑛謝瑛拒不見

胡致堂曰太后不以內嬖之私屈外庭之議肯自抑斷以伸正直之氣其與漢文聽申屠嘉困卻通何以異哉使其生為男子而臨

綱周以陽嶠為右臺侍御史。曰桓彥範袁恕已共薦陽嶠為御史楊再

唐中宗二十一年



賜橋不建  
博擊之任

思曰嶠不樂博擊之任御史職討奸滑如鷹如何彦範曰為官擇人豈必  
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跡乃權為右

臺侍御史按世之舉御史者皆若彦

乘之燕謀  
討武氏之

綱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  
帝復位大赦靈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敬暉

桓彥範袁恕已謀誅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

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厄二豎謂易之昌宗也將軍不

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推相公處分遂與定謀初柬之與

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

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願記江中之言乎今

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

委以禁兵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

既然有匡  
復之志  
君訊工中  
之言  
今日非輕  
授彥範  
事  
自其母  
恩孝不兩

於北門起居唐分宰相為南司收稱南彥範暉詣見陳其策太子許之

柬之玄暉彥範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詣東宮

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

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

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

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

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甲辰制太子監國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

午中宗即位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

皇帝

胡致堂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王而不能以

東一寺不  
能以大長  
如非常之  
武氏九罪

一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宗廟六罪也誅勳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  
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即位以  
武氏至唐大廟數其大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



天地之常  
經立  
聖人例以  
孫書  
秉之等不  
能善後善  
終

狄公亦如  
是而

今日豈  
涕泣時

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聖臣民之情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自文姜  
預欲魯桓。而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善。若其去而不返。以淫絕之所  
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絕於唐。東之等乃膠常守故。不  
能討治。使從容傳位。又受顯。既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  
學。不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邪。曰。狄公亦  
如是而已矣。觀其說。武氏之言。固不肯以血食。給之於先。而以罪討之  
於後也。故知其亦如是而已耳。○文姜魯桓公夫人。○哀姜魯莊公夫  
人。○孫書內。諱奔。謂之孫。猶孫。棄而去。經曰。夫人孫于齊。又曰。夫人姜  
氏孫。

臣文莊曰。武氏之罪。誅之固不容誅矣。何廢之足云。但中宗其所生也。  
大臣遷之別宮。後其母。雖輕於祖。以恩論之。子終無絕母之理也。當時  
之戒。可也。一時具臣。不知出此。反  
仍其舊稱。而加以美號。豈不悖哉。

○細以張柬之袁恕已同三品。崔玄暉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祚  
等進官。賜爵有差。○細二月復國號曰唐。○細以姚元之為亳州刺史。  
○自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同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  
今日豈公涕泣時邪。元之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

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為亳州刺史。

袁了凡曰。漢王允誅董卓。在坐漢自允收。豈併殺之。豈事卓。非其  
等遷武后。姚元之獨流涕。則非特伯皆之歎矣。乃僅出刺亳州。蓋東之  
之。不為允也。抑斬。則元之亦與勤而。張元之固以預觀其敗。故不  
豈自媚於賊。後哉。是時。辟陽。雖去。產。方。張元之固以預觀其敗。故不  
欲與享其成。蓋亦士孫瑞。推功不候之意也。然知而不告。徒以遜免。固  
亦寡國之不忠矣。君子曰。元之之雖  
智。其猶在薛季昶。劉幽求之後乎。

○細復立韋氏為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細上在房陵。房州郡名。即與后同  
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  
欲。不相禁禦。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書法。書復立帝氏著  
唐再禱之始也。

○細以武三思為司空。○細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  
曰。凶錐。產。祿。猶在。比。三。思。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  
定。彼。猶。在。上。肉。爾。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

薛季昶劉  
幽求請去  
三思  
去而不  
根



所矣朝邑尉劉幽求朝邑西魏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在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

**唐書論曰**二張乳臭沾寵驕於諸武三思奸謀過二張遠甚五王定計自貽伊戚也方是時三思宣淫韋氏著矣五王獨不知韋氏足以掣帝肘和視如丘山而弗省故君子遭變事必資明智而後濟

**監上女安樂公主**女也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者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曆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崇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

益委任之拜為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傍為之點籌記貼也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

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武氏亂唐亘古無有誠為失策然中宗獨不念幽囚之辱乎既登九五掃除元惡惟恐弗及夫何復位未幾乃反信而用之是亦無人心矣

**綱**三月徵武緒為太子賓客○**綱**以安車徵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雙陸戲

五王夫策

攸緒不繼於其族一人當是之時

**胡致堂曰**武攸緒之志不繼於其族草矣他人避武后之亂思中宗之是之時一人而已復事革則奮然而出攸緒見其復也應召而來遺榮而去當

堯舜亦隄人事

**綱**夏四月以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綱**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拾遺李嶷上疏曰若有神靈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脩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不聽

五人瞻望過人

**綱**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綱**時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諍事二張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曰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瞻略過人廢太后如友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

三思登樓問

綱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四



五王罷政

夜譖暉等云特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以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已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陵王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謀備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五王不知

人且為崔湜所反五王智不及此

元琰請并官為僧

元琰由東之請

**胡致堂曰**

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下何用更向其動靜是時建議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討除三思猶未為晚也若中宗與韋氏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大義推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於為三思所植醢乎惜哉五王之忠而智不及此其受禍也宜哉

**綱**以末璟為黃門侍郎**目**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天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預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綱**以楊元琰為衛尉卿**目**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表之請非徒然也

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元忠素直

元忠素直

元忠素直

元忠素直

元忠素直

元忠素直

**綱**皇太后武氏崩**目**太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一上居諒陰以中書令魏元忠攝事幸三日元忠素有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綱**致堂曰元忠慷慨論事屢觸危殆無所屈折是以利為輕以義為重義氣不勝有負志焉卒為三思所陷容容循默坐視五王夷滅政事紊亂不敢一言而卒不免孔子曰愷也愷也馬得剛元忠之謂矣

**綱**丙午二年三月殺射馬都尉王同皎**目**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承周憬等謀發皇后皆坐斬景亡入比于朝大言曰比干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篡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縊

**綱**大置負外郎**目**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之曰王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

此知吾

此知吾

袁楚客書

袁楚客書

袁楚客書



魏元忠十失

元忠得書謝愧

元忠戒之在得

小人以與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二失也。崇長繼衣。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官。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奢靡。七失也。廣置百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笑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胡致堂曰

中宗鼎鑊。豈若武后之烈。三思凶熒。豈若周來之甚。元忠不懼武后。而畏三思。是何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

綱六月貶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為遠州司馬。武三思便鄭與王同較通謀故各貶之

綱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綱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為武三思所殺。○目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傍於天津橋。請加廢出。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為。請族誅之。上可其奏。

五徇

五王功長平勃

元紘署判

能奪李元紘之判

崔暹說曰。思矯制。遣周利用等殺之。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即時宗是。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徇。

書法

不書三思殺書。為所殺何。各暉等也。惡本不除。味於遠引。以自取禍。書曰。為所殺。咎在我也。

唐書贊曰

五王提衛兵。誅孽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幸一政為。盤后。豎兒。所乘。劫博。殺辱。若放豚。然何哉。毋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與先天之業。平雖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宗先。天。誅。暉。等。殺。出。米。者。雍。州。司。馬。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綱十一月以晉從一為雍州刺史。○目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碾磑

屬所以善雍州司馬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

綱流鄭普思於澹州。○目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

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







張仁原築  
三受降城

三月朔方總管張仁原築三受降城。○仁原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

尾相應，以絕突厥。南寇之踏，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旼牧減鎮兵數萬人，仁

愿建城不置，塞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

之。安用守備，生其退而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總管，始築塞門，人以是重

仁愿而輕元楷。○三受降城，乃唐張仁愿所築，中城南直朔方西，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科封墨勅  
除官

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科封墨勅  
除官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科封墨勅  
除官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科封墨勅  
除官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科封墨勅  
除官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科封墨勅  
除官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科封墨勅  
除官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科封墨勅  
除官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科封墨勅  
除官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科封墨勅  
除官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科封墨勅  
除官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科封墨勅  
除官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科封墨勅  
除官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科封墨勅  
除官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科封墨勅  
除官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科封墨勅  
除官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科封墨勅  
除官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君以人為

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濁。

君以人為

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

君以人為

戰士不盡力，朝廷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為本，本

君以人為

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矣。疏奏不省，時科封官皆不

君以人為

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

君以人為

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君以人為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君以人為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君以人為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君以人為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君以人為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君以人為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君以人為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君以人為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君以人為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君以人為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君以人為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武平一請  
仰外不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武平一請  
仰外不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武平一請  
仰外不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武平一請  
仰外不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武平一請  
仰外不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武平一請  
仰外不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郭山樺獨  
歌鹿鳴蟋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郭山樺獨  
歌鹿鳴蟋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郭山樺獨  
歌鹿鳴蟋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郭山樺獨  
歌鹿鳴蟋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郭山樺獨  
歌鹿鳴蟋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郭山樺獨  
歌鹿鳴蟋

○仁愿而輕元楷，考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李景伯真諫也  
李日知賦定昆池詩

歲規侍宴既過三爵。道謙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嘗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慙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後河戲名也。清明節以大麻繩兩頭係于

袁了凡曰：中宗宴近臣，使偏為技而郭山憚誦鹿鳴蟋蟀二詩，雖重寧紀其不終也。哉舊史名。姑儒學當為一履之。

三無坐處  
和事天子

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韋嗣立同三品。崔湜趙彥昭同平章事。同時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絕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俛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怒，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死。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辭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為相，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負外官也。

鐘明八風

祝金五經  
無以生是見承

勳融不燒

通庚戌四年，唐宗皇帝夏五月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風舞。西北立冬曰不周風，正北冬至曰廣莫風，東北立春曰條風，正東春分曰明庶風，東南立夏曰清明風，正南夏至曰景風，西南立秋曰涼風，正西秋分曰閭闔風，名也。推頭轉目，備諸醜態，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按唐書欽明於五經無以生是見承，蓋其蓋之。六月，皇后韋氏弒帝於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奏，裴湜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同初，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固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燒。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快，由是后及其黨始相散騎常侍馬客、馬姓、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飲中進毒。餅，餅也。食也。音談。中宗崩，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第四子為皇太子，皇后臨朝攝政，殤帝即位時年十六。



書法 按中宗復位以來殊無一善可紀者

范華陽曰 易始之功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陰

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必至於弑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

綱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為平王以鍾紹京劉幽

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基謀匡復社稷或謂隆基當啟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成福歸

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啟微服與劉

幽求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於是葛福

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皇后醜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

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

然聽命隆基勅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

上官昭容幽求曰眾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皆

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

之功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收捕諸韋親鄰及宗楚安等皆斬之封隆基

為平王以紹京幽求並參知机務武氏宗屬誅甯殆盡上以李日知同三

品宰相蕭志忠等貶官有差

胡致堂曰 幽求舉事不白相王韋氏既誅復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本

韋氏有亂睿宗曾無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之定幽求宜請於相

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也日聞變登樓然後

界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

綱相王曰即位是為睿宗少帝廢重茂復為温王

綱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上將立太子以求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

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

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且大臣亦多言平王功

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

臨淄不白 相王 幽求智不 獨微 立平王為 太子 求王不敢 居平王之 上 平王功 德 無可疑

綱臨淄不白

唐中宗二十一卷

四七



善哉宋王  
之讓  
世先有  
功  
如變一時  
之權  
三公立言  
垂教  
萬世不易  
之大經  
宋王泰伯  
之志  
宋王無德  
而稱

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按先儒有言善哉宋王之讓曰時平則先

善哉宋王  
之讓  
世先有  
功  
如變一時  
之權  
三公立言  
垂教  
萬世不易  
之大經  
宋王泰伯  
之志  
宋王無德  
而稱

若宋王如隱太子之不避則開元治亂又未可知也然則宋王亦無得而稱者乎

善哉宋王  
之讓  
世先有  
功  
如變一時  
之權  
三公立言  
垂教  
萬世不易  
之大經  
宋王泰伯  
之志  
宋王無德  
而稱

丁南湖曰史稱劉幽求之謀足以濟危紓難予考其勸敬暉等誅武三

善哉宋王  
之讓  
世先有  
功  
如變一時  
之權  
三公立言  
垂教  
萬世不易  
之大經  
宋王泰伯  
之志  
宋王無德  
而稱

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

善哉宋王  
之讓  
世先有  
功  
如變一時  
之權  
三公立言  
垂教  
萬世不易  
之大經  
宋王泰伯  
之志  
宋王無德  
而稱

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圖議大政宰相進退繫其一言薦士驟斥清

善哉宋王  
之讓  
世先有  
功  
如變一時  
之權  
三公立言  
垂教  
萬世不易  
之大經  
宋王泰伯  
之志  
宋王無德  
而稱

書閣下三品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請

善哉宋王  
之讓  
世先有  
功  
如變一時  
之權  
三公立言  
垂教  
萬世不易  
之大經  
宋王泰伯  
之志  
宋王無德  
而稱

託不行紀綱脩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末微之風

善哉宋王  
之讓  
世先有  
功  
如變一時  
之權  
三公立言  
垂教  
萬世不易  
之大經  
宋王泰伯  
之志  
宋王無德  
而稱

網罷封官○自用姚元之宋璟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凡數千人

善哉宋王  
之讓  
世先有  
功  
如變一時  
之權  
三公立言  
垂教  
萬世不易  
之大經  
宋王泰伯  
之志  
宋王無德  
而稱

網冬十月以薛訥仁貴之子為幽州經略節度大使節度之名自此始

善哉宋王  
之讓  
世先有  
功  
如變一時  
之權  
三公立言  
垂教  
萬世不易  
之大經  
宋王泰伯  
之志  
宋王無德  
而稱

網許公勳壞卒○自制起復壞子頊為工部侍郎頊固辭上使李日知諭

善哉宋王  
之讓  
世先有  
功  
如變一時  
之權  
三公立言  
垂教  
萬世不易  
之大經  
宋王泰伯  
之志  
宋王無德  
而稱

網二月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自舊制文屬吏部

善哉宋王  
之讓  
世先有  
功  
如變一時  
之權  
三公立言  
垂教  
萬世不易  
之大經  
宋王泰伯  
之志  
宋王無德  
而稱

網武屬兵部中宗之末選舉混淆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義府為

善哉宋王  
之讓  
世先有  
功  
如變一時  
之權  
三公立言  
垂教  
萬世不易  
之大經  
宋王泰伯  
之志  
宋王無德  
而稱

網侍郎皆不畏疆禦請謁跣絕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

善哉宋王  
之讓  
世先有  
功  
如變一時  
之權  
三公立言  
垂教  
萬世不易  
之大經  
宋王泰伯  
之志  
宋王無德  
而稱

網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自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

善哉宋王  
之讓  
世先有  
功  
如變一時  
之權  
三公立言  
垂教  
萬世不易  
之大經  
宋王泰伯  
之志  
宋王無德  
而稱

網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王保衛

善哉宋王  
之讓  
世先有  
功  
如變一時  
之權  
三公立言  
垂教  
萬世不易  
之大經  
宋王泰伯  
之志  
宋王無德  
而稱

網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按丘文莊曰睿宗此言以爲世主任用風憲之法

善哉宋王  
之讓  
世先有  
功  
如變一時  
之權  
三公立言  
垂教  
萬世不易  
之大經  
宋王泰伯  
之志  
宋王無德  
而稱

網

善哉宋王  
之讓  
世先有  
功  
如變一時  
之權  
三公立言  
垂教  
萬世不易  
之大經  
宋王泰伯  
之志  
宋王無德  
而稱

網



睿宗皇帝

名旦中宗之弟武后之廢中宗也立旦為帝及后改唐為周立為皇嗣封相王中宗崩乃立旦帝位僅二年壽五十五

帝安石固辭不往

○辛亥景雲二年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幽州刺史太平公王蒲州安置○太平公王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

張說言社稷至計

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瞿然曰朕知之矣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於是出二王刺州公王安置命太子監國

崔海請殺斜封官

○復斜封官○殿中侍御史崔沔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眾口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

睿宗清簡此耳

公王亦以為言上然之制諸斜封官並量材叙用按此氏言清簡有餘而明斷不足是以其弊

睿宗以六居五

胡致堂曰彰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必曰以桓文待我則姦言無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說得行何也睿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陰疑於陽是以至此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於此者姑忍焉可也

○六月置十道按察使按察使之名始此○時遣使按察十道又置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李景伯盧僊等上言都督專生殺之柄權任太重或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按察使而已

楊術又損至無為

○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術數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心無所私則天下



廣成之言無以過也

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按廣成子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惜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形將自正毋勞爾爾毋搖爾精力可長生

此中大有佳如

承禎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口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書法

承禎道士也不書何承禎有道者也非黃冠師比也

袁了凡曰

按唐書盧藏用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偕隱終南少室二山而於則天神龍中附太平公主驟致排後敗流新州素節盡矣子昂亦仕武后勸與明堂太學后既革唐上周受命頌聲流之鮮實文士之寡行一至是哉宜承禎之笑之也

蕭至忠九代抑族

綱壬子太極元年玄宗皇帝先天元年正月以蕭至忠為刑部尚書

綱於太平公主引為尚書華州長史將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抑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尚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

蕭至忠九代抑族

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邊策馬而去

綱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

綱八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

綱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自變會天子當為天子

綱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

綱壬辰上傳位於太子太子表固辭太平

綱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庚子太子即位尊廢帝為太上皇三品

綱以上除授至大刑政決於上皇

綱發明唐朝傳位於太子者四君然而書法則不同在太宗則直書太子即位於靈武惟睿宗順宗書帝傳位於太子

綱胡致堂曰睿宗之後而在位日久亦同歸乎亂而已矣

綱立妃王氏為皇后

綱流劉幽求於封州

綱目上之為太子也王珣至長安見上至庭中故徐

唐四君書法不同

睿宗中宗未甚相遠



王居彊  
中徐行

天子當以  
安社稷宗  
廟為事

李日知不  
杖令史

行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瑒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子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太平公主凶狠無比，大臣多為之用。天子之察當以安社稷宗廟為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幽求鄙於太平。故流之。  
綱：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曰：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勅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李日知。嗚呼！受曰：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了凡袁先生大方綱鑑補二十一卷終



